



引
言

人的一生中我们用于吃饭的时间总共约占 15 年，用餐次数平均达 10 万次之多^[1]。可是我们贡献在房事上的时间却寥寥无几，更何况这一点难以统计！但是我们姑且还是来评论一番吧。法国人每次性事的平均用时为 6 分钟，在 40 年的夫妻生活中，如果按照在其 4450 次性关系中每次 8 秒的性高潮时间来估算，累计快感时间也只有 10 个小时^[2]。那么，食与性两者之间到底存在何种隐性关联呢？为何性欲和食欲都双双占据淫罪的榜首呢？^①为何有些人把这两种活动看作是人生的追求，而另一些人只把它们看作是生理需求呢？总之，这些问题对于科学家来说还是很具有吸引力的……

就像所有的个人行为那样，吃饭与性爱都被纳入社会规范的体系中，它们被规范、驯化、抑制，时而还被扼杀。食与性的整个社会史都一直摇曳于自由和压制、冲动和管控的钟摆式运动之中。食与性这两方人类的传统彼此摆远实际是为了更好地摆近。

人类学家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人类同类相食和乱伦有着共同的本源。在酒神所代表的传统中，食与

^① 出自但丁在《神曲》里对“七罪宗”（民间误传为“七宗罪”）按其严重性所做的排序。（文中脚注如无特别标注均为译注）

性逢节庆之际总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相反，在圣体圣事^①中，酒和面包只是以象征的形式出现，而性是被彻底排除在外的，这一点大家已有共识。有些训诫义正词严地抨击性行为，这也让我们想到源于宗教的食物禁忌。一些宗教禁用所谓的“不净的肉”，另一些则认为将血与奶混在一起是魔鬼般的行为；一些（清教徒）^②认为我们放任自身沉溺于甜食。当今我们身边的社会万象皆通过经济、饮食行为以及性事习惯三方的合力构筑而成。因此，在饥荒时代，胖就意味着富裕，而我们的消费社会却恰恰相反，只有最富有的人才有条件保持曼妙的身材，而这代表了一种匀称之美。

当我们谈及食与性的关系时，最终都难免会谈到春药。是不是我们对两者关系的认识趋于庸俗化了？这不正是对扎根于我们集体无意识中的这组对比关系熟视无睹的借口吗？食与性的结合不仅体现在我们的思想中，而且已经融入我们的内心深处。康德（Kant）曾经试图区分不同层次的感知能力^[3]，他认为，味觉和嗅觉是我们五感中最低等的，因其不精确而且难以被理性控制。可能他是有道理的。人类食与性的历史充斥着这两者的结合：狄俄尼索斯（Dionysiques）的过度与疯狂^③，佩特罗尼乌斯^④（Pétrone）的盛宴，拉伯雷（Rabelais）式的筵席^⑤，所有这些著名事件都具有最本质的共同特质。用乔治·格奥尔·格罗德克^⑥（Georg Walter Groddeck）的话来说：“这些行为都是受

① 这个词源于希腊文“Eucharist”，意思是“感谢”，是天主教七件圣事之一，被称为圣事中的圣事。

② 基督教新教的一派。

③ 狄俄尼索斯反映在尼采笔下的著名的“酒神精神”：狂热、过度、不稳定，是感性的代表。

④ 古罗马作家，贵族出身，得到当时罗马皇帝的赏识，被召为廷臣，主管宫中娱乐，因精于享乐而有“风流总裁”之名。

⑤ 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作家著有主要作品《巨人传》，该小说长期受到褒贬不一的各种评价，“狂欢”“荒诞不经”与其夸张展现的筵席形象是该作品的特点之一。

⑥ 德国医生、精神治疗师、作家。

食欲本能的驱使”^[4]。

但是，我们吃饭时常是因为饥饿而不是真的有胃口，如果这一点是真实的话，那么我们从食物与情爱中期待得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满足本能需求，更多是借助于它们传递情感，不管这个情感是好的还是坏的。母亲在给孩子喂奶时，她给予孩子的不仅仅是奶，还传达了对其最原始的、最本能的母爱。在所有基督教传统的教义中，只有鼓励我们对饥饿的人伸出援助之手这一戒律还在世俗的世界中延续着。社会的团结互助首先表现在救济粮方面，既要帮助本国的人，也要心系第三世界的人民。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看作是发达国家对贫困国家的一种牵制；或者说家里掌握财政大权的人对其弱势同胞施加的压力，所以在离婚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赡养费的问题。

其实，性爱与饮食如出一辙。爱情是一种交流方式，它超越了单纯的身体接触。就像食物一样，性也可以成为权力、侮辱、社会分化的工具。塞尔维亚士兵强奸敌人的妻子为的是惩罚他们，卡里古拉（Caligula）^① 玷污（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的妻眷为的是侮辱他们。希罗底（Hérodiade）^② 背叛了自己的丈夫与希律·安提帕（Hérode Antipas）^③ 通奸以后唆使美丽的莎乐美（Salomé）（见脚注②），对希律王施行了一场以性爱为名的敲诈——以其跳一支七层纱舞来换取先知施洗约翰（Jean Baptiste）的项上人头。据福音书^④ 记载，当那帮等待

① 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

② 《新约圣经》中的女性人物，本是希律王兄弟的妻子，后与希律王通奸生下女儿莎乐美。

③ 即希律王，古以色列希律大帝之子，亦译“希律·安提帕斯”，《新约圣经》中的人物。

④ 《圣约·新约全书》（即《新约圣经》）的首四卷。

残羹剩饭的奴隶和平民看到放在桌上的头颅时都惊恐万分。

食与性的结合可以产生极好的效果，也可以糟糕透顶，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与这两个人生最根本活动的关系。

爱人间的晚餐。为爱人精心烹制一顿晚餐的心情（想到她（他）幸福的样子就暗暗窃喜）和履行日常家庭主妇本职工作时的充满怨气的态度（时常还会导致消化不良），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暂不提鹤鹑的自我献身精神，当它没有任何东西喂养雏鸟时，它将自己的肉撕下来。我们先举《巧克力情人》^①（*Les épices de La passion*）中提及的蒂塔（Tita）这一例子，她通过对美味佳肴的爱来表达自己的爱。蒂塔是一个墨西哥大家族的三女儿，每天除了用做饭打发日子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当一位追求者送给她的玫瑰被她的妈妈扔掉之后，她发明了一道新菜——玫瑰鹤鹑，这也是她将痛苦转化为喜悦的方式。她深情地投入其中，将这道菜烹制得爱意浓浓，她的一个姐姐吃完之后激情难耐，跟一位士兵私奔了。

不相爱的人之间的晚餐。在侦探电影里，有人把砒霜投于汤中。在生活中，其实只要放一副轻度泻药就足够了。我的一位病人正是这么做的：上司每天逼她做摊鸡蛋，她因此心怀怨恨，就在里面放了泻药。更变态的是，她居然趁他上厕所的时候把卷纸给拿走了……“饮食上的恶意”不仅施加于他者身上，也可以作用于自我，比如我们经常提及的食欲过盛或者厌食。64岁的凯瑟琳（Catherine）已经当上了奶奶，她重120公斤，非常爱自己的6个外孙。我是在医院认识她的，有一次她因吞吃了六大块巧克力兔子而被送往急救室。原因很简单，她媳妇没有及时把她期盼已久的孙子们送过来，她就疯狂地将这些巧克力

① 一部魔幻现实主义题材的墨西哥电影，1992年上映。

狼吞虎咽般地一块接一块吃完了。她心里明白，是媳妇嫉妒她，自己成了狼吞虎咽这种不良行为的受害者，觉得没有比吃了她之前给孙子们买的巧克力兔子更能摧残自己的了。

爱人间的性爱。两个相爱的人通过性爱可以不断发现爱的奥秘，通过两个人的身体和两颗心之间有意识地接触，爱人能够不知疲倦地发现另一半的新奇之处。能够给予他人快感的乐趣就像一副春药，而这一点对于一味追求性行为的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因其从未真正在爱情中投入过。

不相爱的人之间的性爱。世上有无数种惩罚和自我惩罚的性爱方式。一些女人隐藏她的性高潮为的是不在伴侣面前屈服；一些男人宣称自己早泄，然而事实上，他草草了事唯一的目的是让他老婆感到痛苦；另外一些人甚至两个星期不与伴侣同房，其借口是偏头痛持续发作。正是伴随着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两人之间的关系才会慢慢恶化。

这些例子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明确研究意图。我们试图揭示食与性这一组关系中所暗含的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意义。因此，这本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上一本书的续篇。在《情感的质量》(*Qualité des Sentiments*)^[5]一书中我界定并描绘了性行为的非性方面的功能，我从“性治疗”(抗郁、镇定、助眠)谈到“心理学的性基础”(对自我身份的确认)还有两性关系的性基础(挑战、社会化、私密这三个领域之间)。这本书里我们要研究食物的非食物功能，它在治疗和心理上的功效经常被用来与性行为作对比，有时甚至取代后者。正如性爱一样，食物促进个人的社会化并且对自我定义有所帮助。食物就是一个领地，在这里权利、力量、冲突得以充分展现。

引言

食与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使我们信心满满地进行这项重要的调查，在我们的第2部分中会有调查结果。这项调查由法国民意调查机构展开，它围绕诱惑、快感、亲密、身份、社会化、健康这六项可变参数来调查法国人在饮食和性爱方面的习惯。在您未读这本书之前，为什么不抱着放松的心态填一下民意调查问卷呢^①？您可以将您的回答与1500名参与调查的法国人做对比。一些令人吃惊的结果往往有打破成见的功效。

美味佳肴还在吸引着很多人的眼球，在这当中或许就有那些不惜一切时间向女人献殷勤的人。对于懂得品味生活的人来说，美食和性爱没有任何区别。他们认为性爱之于性欲就像美食之于厨房。我们很高兴地发现，在小学引入性教育之后，近几年我们又举办了“饮食周”，很多大厨都欣然前往。

从“常态”方面到“病态”情形分析食与性两者关系的不同模式，这正是这本书的目的所在。两者之间的特殊社会历史关系使得我们首先要描绘一下盛宴的现象学并且探讨一些饮食和用餐地点的象征意义。比如，厨房与寝室有何内涵上的关系呢？

嘴和乳房呢？至于那些具有模棱两可的象征意义的奶和血又是怎么回事？饥饿和食欲究竟有何区分？高超的技艺、创新的花样、采取主动是在饭桌更为常见，还是床上更为常见？请您自问下面一个问题：您是更愿意一直和相同的人做不同的事，还是和不同的人做相同的事？将您与性爱有关的答案和与饮食相关的答案进行对比，它们是相同呢

^① 调查问卷请扫书后二维码。

还是相反呢？在饮食爱好方面，您是“独孤一味”还是“天天翻新”？无论如何，您要知道的一点是，没有必要一直更换饭店，有时只需要一点想象力就能给爱人点的菜增添新意，重新唤起对方的食欲！

正如诺埃尔·沙特莱（Noëlle Châtelet）^①所解释的那样，爱情的词汇和美食的词汇可以混为一谈^[6]。“桃子般的皮肤”“麦穗般的金发”“杏眼”“浅褐色的皮肤”“樱桃小嘴”“果肉状的嘴唇”“诱人的线条”等都是我们常用的词汇。男性的生殖器也时不时地被形容为猪肉香肠、红肠、特细香肠、马卡龙或者饼干^[7]。显然，法语里面的形象表达不逊于任何语言，举几个最有说服力的说法：“放入锅中（与某人发生性关系，甚至被强奸）”“种水芹（性交）”“摩擦肥肉（性交）”（拉伯雷，1534年）^[8]。最后，甜蜜的蜜月之爱有时在几年之后就变质了，走味了，只剩下例行公事的索然无味。

在本书专门用来谈及法国人饮食习惯的章节里，我们既不局限于哲理性的评论，也不囿于临床的病例，我们的结论将依托唯一采集到的统计数据，并逐一分析法国民意调查机构所提出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回到临床的研究角度。哪些是最为常见的饮食紊乱，性交又是在何种程度上缓解这些疾病的？事实上，我们知道贪吃症患者曾经纵欲过度，这促使我们对这一疾病给出新的理论解释。性冷淡和厌食症是密不可分的吗？比起正常人的性生活，肥胖症患者的性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比我们想象得更接近正常人吗？

① 法国作家、社会学家。

引言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主要谈治疗，从最稀奇古怪的传说中的春药谈起，一直到最新、最靠谱的私人订制减肥法，即“心理饮食疗法”。结尾时，我们会稍微提一下温泉疗养和海浴，有时候它们的目的既有养生成分也有情色成分。越来越多的人去寻求“身穿浴袍置于水疗”所带来的这种新的亲密体验。

最后，我只希望当您合上这本书时去大吃一顿，体面地结束您的夜晚时光。但是在您看这本书之前，要记住蒂塔曾经说过的话：食物之所以美味，是因为准备的时候充满爱意；爱情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融入了我们喜爱食物的香气和美味。



第1部分

爱神与酒神

1.1 感官的历史

如果对饮食习惯的历史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饮食习惯与食物的关系好像与教育、礼节、语言的演变是并驾齐驱的。依照玛利亚·路易萨·米拉雷里（Maria Luisa Minarelli）^①的看法，历史可以根据人物与美食所维系的关系重写^[9]。一些著名的聚餐都是众人皆知的，比如加纳（Cana）的婚宴（水变成了酒）^②，再比如表达善与恶象征意义的耶稣最后的晚餐。

克娄巴特拉（Cléopâtre）^③举办宴会为的是色诱安东尼（Antoine）^④，但是安东尼只尝了几口美食，怕女王下毒。普鲁塔克（Plutarque）^⑤讲述了情节的后续发展。这个故事告诫我们的一点是，对女王的爱慕会使其陷入险境。有一天，宴会的时候，克娄巴特拉在

① 意大利女作家。

② 出自《圣经·新约全书》。

③ 古埃及女王，埃及艳后。

④ 马克·安东尼，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

⑤ 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

自己头顶上戴了一个花环，花瓣被下了毒，然后她将花瓣浸入酒杯中，邀请情人喝酒。最后千钧一发之际，她阻止了安东尼，并将酒杯递给了一位奴隶，奴隶喝完便倒地而亡。安东尼也因此确信（或者几乎确信）女王是值得信赖之人。

为了恢复元气，卡萨诺瓦（Casanova）^①喜欢在翻云覆雨之后让别人给他奉上一顿丰盛的晚餐，包括鲟鱼、野味、松露和萨克斯地区的红酒。萨德（Sade）侯爵更喜欢鸽子肉做成的肉卷。路德（Luther）^②在发表禁欲誓言之后紧接着奉上了丰盛的宴会，从这位改革家的身材我们就可见一斑。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在餐桌上，他也选择做一位素食主义者。拿破仑吃饭从来不会超过十分钟，他也因此被尊为快餐爱好者的始祖。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是一位羞涩忧郁的多情之人，他一生都饱受食欲不振之苦。谁能忘了他妈妈在贡布雷（Combray）^③的长圆形小甜糕？它们恣意地占据了她的头脑，抚慰着他的羞涩怯懦，唤起他有关妈妈莱奥妮（Léonie）的记忆，她每个周末都会在弥撒之后用蛋糕蘸着椴花茶吃。

历史同样也是有滋有味。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将食物比作语法，而它们所唤起的一连串思想和情感组成了句法结构^[10]。一些食物与阴阳性别密切相关，还有一些则与国家相连，如意大利的面食，法国的红酒，德国的猪肉肠，英国的茶。同样，我们曾在米兰看见年轻人在酒吧里喝着可乐，吃着三明治，就知道他们是右派的。今日的美国把

① 意大利冒险家，风流浪子，是18世纪欧洲有名的“大情圣”。

② 马丁·路德，德国宗教改革家。

③ 出现在普鲁斯特的作品《追忆似水年华》的一个小镇名，它的原型是法国一个叫 Illiers（伊利耶）的乡村小镇，后来当地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及其文学贡献，将小镇正式更名为 Illiers-Combray（伊利耶-贡布雷）。

雅皮士和寿司联系在一起，而摇滚派则更喜欢吃披萨。

告诉我你是怎么吃饭的，我就能知道你是怎么思考的。这正是历史向我们阐明的，它讲述了几千年来欧洲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堕落奢靡的罗马帝国式生活已经在好莱坞找到了现实原型。在《宾虚》(Ben Hur)这部电影里，我们看到议员们躺在镶金的床上，口中吃着火烈鸟的舌头或者外面裹上一层异域香料的鹅肝。就在古罗马贵族们狼吞虎咽时，这个帝国其他地方的基督教理想主义者却在谴责过度纵欲、宣扬艰苦朴素的作风，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正是后来天主教教士的先驱，后者宣称吃甜食的人是有罪的。与此同时，来自帝国边缘的第三种饮食文化正在进入古罗马，那就是游牧民族，他们的饮食以烤肉串为主。这些人很鄙视富有的罗马人过于讲究的菜肴。玛利亚·路易萨·米拉雷里总结道：“这三种文化的碰撞造就了西方文明，它在几个世纪的历程中发明了思想、艺术、技术，当然还有美食。”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各种不同文化对食与性关系的不同解读：罗马人的享乐主义，蛮族的阳刚之气，基督徒的原罪论。基督徒一致认为味蕾的享受和性爱的享受是相对应的：在天主教传统里，诱人的苹果是亚当和夏娃原罪的源头，因而巴黎市用苹果来区分美惠三女神并且为维纳斯女神祝圣^①的做法也绝非偶然为之。基督教的圣像崇拜将诱人、罪恶的苹果转化为爱情、生育、纯洁的象征，很多耶稣诞生图中都在圣母和耶稣间放一个苹果。

禁欲主义的哲学就是鼓励斋戒，而饮食是感官的原罪。隐士们都遵循圣人耶柔米(Saint Jérôme)的教导，要遵守以风干食物为主的饮食制度，比如说面包、盐、水，另外再加几只小蚂蚱。教士们认为从思想上选择禁欲是抵抗骄奢淫逸的关键所在。而蛮族人却认为吃肉是

^① “祝圣”是上帝定下的一种给人或物作上帝标记或传授神权的方式。

社会身份的象征。这里我们所感兴趣的不仅仅是饮食的历史，还有它与性史的关系。在神话里面的狂欢节中，这两段历史是合二为一的。

狂欢节

谈论“狂欢节”这几个字很容易，这个词已经被大家滥用了。这个词的后面隐藏着各种各样的花边新闻还有一段悠久的历史。我们先从著名的狄俄尼索斯神话谈起，了解一下狂欢节仪式的演变以及古罗马时代，再谈一下骄奢淫逸的盛宴在文学电影中的再现，一起来重温一下这段历程。

狄俄尼索斯的神话

众所周知，狄俄尼索斯是宙斯的儿子，但是没有一位历史学家会冒着被神意裁决的风险去证明他母亲的身份^[11]。因此，我们遵循流传甚广的那个版本：卡德摩斯（Cadmos）和哈尔摩妮娅（Harmonie）之女塞墨勒（Sémélé）与幻化为人形的宙斯幽会后生下了狄俄尼索斯。既是妻子又是妹妹的赫拉（Héra）天后是女性忠贞的楷模，她因嫉妒塞墨勒不断地骚扰她，还在宙斯面前恶意中伤，最后，塞墨勒死于宙斯的雷火中。宙斯的另一位私生子赫尔墨斯（Hermès）拯救了尚在腹中的小狄俄尼索斯，为了他能够足月出生，赫尔墨斯将胎儿缝在父亲的大腿里。

狄俄尼索斯的神话经常与勇于进取、在各个领域不断超越自我联系在一起，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性。酒神与食物始终保持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尤其是酒，他认为在执行冒险之举前喝酒能够赐予他力量。

赫拉命令提坦（les Titans）^①抓住狄俄尼索斯，将其撕成碎片后扔入鼎中烹煮。年老的瑞亚（Rhéa）赋予他新生，而后由其同父异母的兄弟赫尔墨斯抚养成人。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赫尔墨斯曾经还把他变成小羊羔。他们隐居在尼西亚（Nisa）山的一个山洞里，终年以蜂蜜为生，也正是在这里狄俄尼索斯发明了酒。他也因此而得到人类万世的感激。这个发明也是下面一连串奇遇的前奏。

狄俄尼索斯因山林仙女哺育长大而长相偏女性化，可是赫拉火眼金睛，依旧认出他来。被四处追捕的狄俄尼索斯首先逃往埃及，然后又又在利比亚结识了亚马逊人，最后一直远游至印度，教人种植葡萄的技艺。狄俄尼索斯经常被后世冠以“享乐主义者”“嗜酒者”的称号，然而在神话中他却是一位辛勤的劳动者形象：建立城邦，颁布法令。只是当他回到欧洲大陆并在底比斯城（Thèbes）^②定居之后，他才开始过着纵酒狂欢的日子，如今这些盛宴已经以他来命名了。一切都阻止不了他。底比斯城王彭透斯（Penthée）因为反对骄奢淫逸的生活，坚决与他作斗争。他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可惜行迹败露，被头戴常春藤冠的女祭司们切成碎片。曾经多少个狂欢之夜他被这些女祭司们簇拥着，也正是在其中一个夜晚他遇到了后来成为其妻子的阿里阿德涅^③（Ariane）。这位大美人刚刚被忒休斯（Thésée）^④抛弃。直到普天下（从当时的彼俄提亚（Boétie）城邦到爱琴海）的人对他顶礼膜拜之时，他才在奥林匹斯占据一席之地，并最终位列宙斯右席，成为十二主神之一。

在酒被发明之前，人们畅饮啤酒以庆祝酒神节，而狄俄尼索斯也

① 在希腊神话中，常见有“十二提坦”，根据赫西俄德的《神谱》的记叙，他们是盖亚（亦译“该亚”）与乌拉诺斯的孩子。

② 又译作“忒拜”，位于中希腊维奥蒂亚州的城市。

③ 克里特王国的公主。

④ 传说中的雅典国王。

是精通啤酒的行家。在神话中，酒神屡遭报复，受到彭透斯和珀尔修斯（*Persée*）的恐吓威胁，这些都只是保守派对酒及其醉人效果的极力反对。可能也是因为像阿波罗这样的神想捍卫诸神传统价值的原因，面对狄俄尼索斯肆无忌惮的狂欢，他表现出的更多是一种嫉妒之情。

因为对于狄俄尼索斯来说，享乐与危险如影随形。食与性都蕴含着巨大的破坏力。狄俄尼索斯沉溺于同类相食，出于报复，他也一直饱受被别人吃的威胁。唯一例外的是西勒努斯（*Silène*）^①这个人物：西勒努斯比狄俄尼索斯年轻许多，体型微胖，总是一副醉醺醺、无精打采的样子，他是非性爱享乐派的典型代表，唯独酗酒能满足他难以遏制的欲望。

然而，酒神节原来的意义更为复杂。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② [12] 认为应该突出它积极的一面，因为酒神节中存在着一股创新和改变思维的力量，它不会因循守旧。酒神节是一种情感类的核聚变，它将有益的精神状态转变为荒淫的伦理学。在著名评论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③ 那里，我们又找到了有关骚乱和放荡的价值观，巴塔耶赋予酒神节启蒙和社会化的意义。而如今，正是狂欢节扮演了这个角色，它是一个短暂且规模宏大的仪式，在这个集会里人们的社会角色都被颠覆了，短暂的狂欢实际是为了更好地度过漫长的封斋期。

马费索利认为，酒神节中的理性将“使用各种各样性爱方式”的重要性淡化了，弗洛伊德把这种在孩童时代才有的性爱融合叫做“多形态的变态”。酒和性在这场纵情狂欢中到底占据什么地位呢？宗教是第一个赋予食物情色价值的，首先是酒神巴斯克的女祭司们

① 希腊神话人物，是酒神的导师。

② 法国社会学家。

③ 法国评论家、思想家、小说家。

(Bacchantes)，其次是阿兹特克(Artèques)人，最后才是基督徒。在吃耶稣肉和喝耶稣血的时候，我们与主合二为一。柏拉图把酒看作是一种消遣^[13]；马费索利补充道，所有的社会都认为酒与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醉酒既是奥义的传授仪式又是性爱的启蒙学，它经常和女神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时常看见司掌农业的谷物女神德墨忒尔(Déméter)与酒神一起出现。作为文化和自然的中间人，狄俄尼索斯打开了本性和社会性的大门。酒能助性，利于真理的昭示。除了自我膨胀以外，酒还能刺激感官，激发语言能力，拉近与其他身体的距离。有节制的喝酒大有裨益，一旦贪杯就会引起暴怒，滋生暴力。

圣经里面的一段话就可以佐证。《创世纪》一章写到，首先是挪亚(Noé)^①负责田间的劳作，是他种植了第一棵葡萄树，也是他第一个喝了象征劳动结晶的红酒^[14]。醉酒之后这位族长在他帐篷里脱个精光。他儿子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含姆(Cam)^②只是看着裸露的父亲，而闪姆(Sem)^③和雅弗(Japhet)却“拿起大衣，披在他们自己肩膀上，慢慢往后退，挡住了一丝不挂的父亲”。他醒酒之后就痛骂含姆：“你这小子！诅咒你成为你两兄弟的终身奴隶！”在痛骂含姆看他裸体的同时，挪亚也将酒和失去理智的行为联系在了一起。

相反，16世纪的龙萨(Ronsard)^④却歌颂酒的好处：

把玫瑰倒入酒中，
在酒中倒入玫瑰。
我们皆举杯畅饮，
我们胸中的悲伤，

① 亦译作“诺亚”，《圣经》中记载的人物。

② 法语里亦写作 Cham，汉语亦译作“含”。

③ 汉语亦译作“闪”。

④ 法国诗人，七星诗社的创办人。

消失得无影无踪。

《茶花女》中的阿尔弗雷多（Alfredo）以同样的热情歌颂酒：“喝吧，举起那兴高采烈、绽放美丽的酒杯畅饮吧！啊！逝去的时间沉醉于这甘醇之中。”维奥莱塔（Violetta）就回答道：“和你们，和你们一起分享着美好时光。世间一切皆疯狂，唯有享乐才是真。”在很多以家庭为主题的温馨画作中我们也能发现酒的身影。吉多·葛查诺（Guido Gozzano）^①是一位19世纪的作家，他所描写的老妇人斯佩兰扎（Speranza）家里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客厅，客厅里摆设的麝香葡萄酒和马沙拉葡萄酒永远有属于它们自己的位置^[15]。其他诸如波德莱尔（Baudelaire）^②这样的作家，他认为酒不是爱神的催化剂，而是一种忘却自我、激发创造力的东西^[16]，类似毒品。

古罗马的酒神节。1969年费德里科·费里尼（Fellini）^③在《爱情神话》（Le Satyricon）这部电影中将酒神搬上荧屏，它取材于尼禄（Néron）^④统治时期下的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Pétrone）的一部著作。故事发生在特里马里西翁（Trimalcion）吃晚餐期间。特里马里西翁是位狂妄自大的暴发户，为了“歌颂”他的粗俗，邀请了一群道德沦丧、趋炎附势的社会败类。费里尼通过炉火纯青的技艺将堕落、爱情和死亡交织在他的作品里：色情狂的需求，特里马里西翁和寡妇们在她们丈夫的坟头上尽情狂欢，安科勒皮奥（Encolpio）躺在身材魁梧的爱洛特（Enotée）怀中治愈了他的不举，重振雄风。所有这些情节都是以幽默的方式讲述的，令人啼笑皆非。

犹太人的安息日和中世纪的酒神节。中世纪宗教裁判厅的法官指

-
- ① 意大利诗人，作家。
 - ② 法国著名诗人。
 - ③ 意大利电影导演、编剧、制作人。
 - ④ 古罗马帝国皇帝之一。

控那些参加狂欢晚会与魔鬼为伍的人。中世纪时代，狂欢的盛宴往往带有恶魔般的特征。让-保罗·阿龙（Jean-Paul Aron）^①讲述了比埃尔·卡斯特尔（Biel Caster）子爵如何打赌在两小时内吃完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个月工资的食物故事^[17]。还有一位贪吃的贵人喜欢同时邀请很多朋友，让他们狼吞虎咽直至再也撑不下去。还有外号“大胃王”的神父古里耶（Gourier），他和别人比赛看谁吃得多；古里耶在一次“吃货对决”比赛中撑死了，像其他人一样，成了暴饮暴食的患者。

现代酒神节。如果说酒神节和中世纪的安息日将食与性放在同等级别的话，那么在现代文学中，性却占据了上风。亨利·米勒（Henry Miller）^②在《克利希^③的宁静日子》（*Jours tranquilles à Clichy*）一书中，讲述他和朋友卡洛（Carlo）一起与科琳娜（Corinne）和克里斯蒂娜（Christine）发生群交的故事^[18]。克里斯蒂娜是唯一一个一直在想着吃的人，她挪开正在摸她的手问道：“晚上我们吃什么？”卡洛惊讶地说：“像她这样一位美人怎么会在这个时刻还想着吃的？”酒最终还是让她沉沦于群交的欢乐海洋中，但是她后来惊恐万分地离开了房间。美国的清教徒们也感到惊恐，亨利作品的大尺度令他们震惊不已，在今天看来，这部作品还算是比较纯洁的^[19]。

“**极乐大餐**”^④。通过四个朋友一心“想用吃来达到自杀的目的”的故事，导演马尔科·费雷里（Marco Ferreri）^⑤给我们阐述了酒神节暗含的自杀倾向。这几个都到菲利普·努瓦雷（Philippe Noiret）家里，努瓦雷是一位大法官，和奶妈住在一起。奶妈从小把他带大，继续满

① 法国作家、历史学家，认识论学者。

② 美国作家。

③ 法国城镇，位于巴黎西北郊。

④ 此亦为一部意大利电影的名字。原名 *La Grande Bouffe*（法文版）。

⑤ 意大利导演、演员、编剧。

足他“吸奶”的快感，因为“他想着自己的一番事业，不会和道德沦丧的女人在一起”。正是无法拥有成年人的性生活才导致菲利普贪吃贪喝，雨果·托尼兹（Ugo Tognazzi）和米歇尔·皮科利（Michel Piccoli）相继步他的后尘，托尼兹与切烤肉的刀叉形影不离，而皮科利只要听见有吃的就两眼放光。女人在这两位男人的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他们和努瓦雷混在一起，表现出同性恋的倾向。马尔塞洛·马斯特洛依尼（Marcello Mastroiani）是位彻头彻尾的异性恋者。他是法航的飞行员，典型的花花公子，酷爱女人和豪车。他把废弃在车库的布加迪车变成“啪啪之地”，在影片结尾时，那辆车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

这四位要好的朋友是真正的吃货。他们订的货都是满卡车的小羊羔、猪和珍珠鸡。菜一道接一道地上，吃得越粗俗就越快活。雨果·托尼兹一上来就开启了竞赛模式：看谁吃牡蛎最快？他还要求每个人边吃边“重口味”地点评牡蛎所唤起的对女性的遐想。对这些“有品位的人”来说，女人只是些泄欲工具（比如邀请参加盛宴的妓女），或者充其量是些点缀罢了（在影片的结尾，教师安德莉亚（Andreina）是唯一的幸免者，源于她对自己的那点自控力）。

此外，家里乱成一团。浴室的下水道爆裂了，流出恶臭的粪便，这个堕落的象征也加快了令人窒息的节奏。无休止的吃和无止境的性爱渐渐地把我们带入放纵之中：谁敢把红酒、炖猪腰浸到融化的巧克力中，谁敢把烤鸡放到玻璃鱼缸中……就在这时候，马尔塞洛·马斯特洛依尼正在摩擦布加迪车的排气口进行自慰。不管怎样，女人们都感到穷极无聊，只有意志坚定的安德莉亚把局势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她首先避开了向她求婚的菲利普，只因她长得像菲利普的前妻。之后她又和所有人做爱。她也目睹了米歇尔·皮科利的死亡，第一个“贪吃的自杀者”，而其他人在不断地吞食蛋糕希望得到死亡的最后解脱。

她把食物做成猪血香肠送给努瓦雷这位唯一的幸存者。这些猪血香肠都放在她波涛汹涌的乳房之间，大法官把头扎进去吃的时候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故事的伦理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永恒的讽喻，它体现在集艳妇和毒妇于一身的夏娃身上，唯一的幸存者是位女性并非出于偶然。

除了费雷里导演所传达的信息之外，这部电影还给我们提供了其他的思考话题：

1. 比起性爱，食物在酒神节中与死亡的关系更紧密，涉及的不仅仅是餐桌上的享受，这种短暂的享受之后，走向的便是死亡。数量胜于质量的事实也是堕落的标志。

2. 相比友谊而言，性爱只是装饰品，电影的重点不是落在与女性的关系上而是这四位朋友的友谊上。美食是聚会的借口，这不仅仅体现在狂欢节这些场合上。下次高朋满座之时，相互问问前来赴会是为了叙旧还是为了吃饭……

3. 尽管一顿美餐的前后很像性爱的前戏和后戏，然而性爱的顶点，即性高潮，在美食体验中并不存在。事实上，费雷里电影中食物的**破坏性**作用只是死神毁灭性特征的体现。

4. 电影放映于1973年，当年赫西（Reich）曾预言性革命会带来政治革命；这一预言很明显是个错误。这正是费雷里的天才之处，他让性的革命性功能去神秘化。20世纪70年代的电影《大搓一顿》将这些人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而不是鼓励他们创造新世界。费雷尼以同样的方式向我们阐明，公共秩序和饮食一样，两者都交替于秩序与混乱之间。电影的第二部分，当下水道溢水时，消化的问题才慢慢盖过食欲的问题。位于嘴、胃和肚子之间的食管爆裂之时也是一切都颠覆之时，这并不是偶然为之。

从污秽到清理的过程恰恰象征着从粗俗到教化的过程，这也与从清理身体和精神上的残渣到身体吸收营养的过程相吻合。食与性的这

些方方面面都要服从于社会的监控，其规则因时代和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将在下一章研究这些尚未明了之处。

1.2 味觉的社会学

味觉与饮食的社会功能

对于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①来说，味觉是五种感觉中唯一在别人陪同下也能享受的感觉^[20]。它是“社会性感官”的理想代表：我们学着和家人一起吃饭，用蛋糕庆生，结婚时大宴宾客，在饭桌上既谈业务又谈恋爱。正如生理学家和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Brillat-Savarin）所说的那样：“我们经常在同一张饭桌上看见各种各样的人对一些话题各抒己见，比如爱情、友情、生意、投机倒把、权势、教唆、保护权、野心、阴谋诡计”^[21]。食与性都具有社会性功能，而在公共生活中两者的关系又如何呢？

想象一下第一次与情人单独约会打情骂俏时的兴奋。《汤姆·琼斯》（*Tom Jones*）这部电影取材自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②的一部小说。在这部电影里，晚餐变成一幕性爱前戏，极度温柔和色情。色迷迷的眼神，轻轻咬在嘴里的鸡腿，这一切能让您想起什么呢？食物词汇与性爱词汇的暧昧性是普遍事实。比如，在法国，我们对喜爱的人说你是“我亲爱的小白菜”。美国人用“曲奇饼干”指代年轻的女孩。而英国人则用“松脆圆饼”来形容一位艳妇，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金黄色小蛋糕”。《旧约》在“奸妇”这一章中谴责食与性的社会关系，这个奸妇在吃完饭之后擦擦嘴说道“我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22]。

① 美国自然主义诗人、散文家。亦译“戴安·艾克曼”。

② 英国杰出的小说家、戏剧家。

为了摆脱平日的麻木，食物至少应该和性爱一样诱惑无穷。呼吸和吃饭是我们生存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然而呼吸只是一种反应，还应该有意愿去寻觅美食。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才会成为杂食动物。一些人在性方面也是“杂食”，是否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呢？为什么有些男人朝三暮四，而另一些却一直热衷自己的“菜”？这一切都源于每个人不同的经历、生理以及家庭出身。饮食爱好形成于家庭这个大环境中，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学到了讲究卫生等好习惯，同时也第一次接触了不守规矩的一些坏习惯^[23]。精神病学家伊勒德·布朗西（Hilde Bruch）^①说，很多儿童肥胖都是其母亲性格冲动造成的，因为只要孩子一哭闹，她们就给孩子喂奶粉，事实上这些哭闹可能与饥饿毫无关系^[24]。另外，诸如“饭桌上不许讲话”这些过于严苛的规矩都会导致家庭和睦气氛的丧失。

一些难忘的情感和记忆时常与家中吃饭的餐桌联系在一起，纵使这些记忆已经模糊。我们迷恋诸如“鲁（Lu）”^②或者“巴那尼阿（Bernania）”^③这些牌子也出于这个原因。同样的道理，当看到一些小说里描写厨房准备家常饭时弥漫香气的片段时，我们的心中也会涌动着阵阵喜悦。

家常菜

根据巴斯塔尔（Bastard）和卡迪尔·沃纳西（Cardia Voneche）^④两位社会学家的一份调查，在100份取样的家庭中，大部分人认为家

① 德裔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

② 一种饼干的牌子。

③ 一种饮料及巧克力的牌子。

④ 本努瓦·巴斯塔尔（Benoit Bastard）和劳拉·卡迪尔·沃纳西（Laura Cardia-Voneche）是法国近代的社会学家。

里的餐桌是一个**教育场所**^[25]。与我们在外面所学到的礼节不同，家庭聚餐是学习礼节的大好时机。餐桌是讨论的地方而不是用来打口水战的。因此，有**61%**被提问的人表示，我们不应该在吃饭时谈令人不愉快的话题。

然而，饮食偶尔也是吵架的导火索。其实每个人都是善意的，只不过是家庭成员的饮食习惯存在差异罢了。在美食方面，来自普罗旺斯的丈夫和诺曼底的妻子会经年累月地争论不休，可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当这两位研究员向一位家庭厨师推荐一道很有营养的菜时，他说道：“这菜的热量太高了，但也不失为一道传统菜肴，可口美味”。餐桌也是老人们的最后一块用武之地。**60**多岁的老妇人露西（Lucie），抱怨自己因为进入更年期而得了抑郁症。她过来求助我们，想要做普通的激素治疗。在我们医院名为“更年期和生活质量”的医疗项目中，我们规定了一项心理测试。通过这项测试发现这位年轻的奶奶自我感觉与她女儿和孙子的生活格格不入。所以我们就要求她女儿参与到治疗的行列中，邀请她一起做饭。正是有了这次治疗，奶油水果馅饼的制作过程才得以成为治疗露西疾病最有效的良方。

当离婚夫妇重新与孩子们坐在餐桌边时，餐桌成为战场已不是什么稀奇之事，一婚和二婚之间的种种矛盾开始显露出来^[26]。饭菜的准备是夫妻重归于好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当前夫谴责妻子不再为他做饭的时候，妻子回答道“他之前什么事都不想为我们做，那么我也索性效仿他”。我们总以为家庭聚餐是大家团聚的好机会，可是情况经常适得其反：菜准备得太晚会引起争吵；当最后大家都列席时，一方父母因为一件琐事大发雷霆，而此时此刻，小孩儿们漫不经心地数着碟子里面的土豆。

离婚的后果在食与性方面都会有所体现。根据研究员杰奎琳·伯戈因（Jacqueline Burgoyne）的看法，一半离婚夫妇在体重上都会有所改变，最常见的就是消瘦，尤其是那些依赖妻子做饭的男人。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单身生活最大的不便就是饥一顿饱一顿，而且吃得很不好。

如果说吃饭经常变成争吵，那是因为它是我们唯一相聚的时刻，我们唯一能够“吐槽”的时刻。圣诞节和其他一些传统佳节特别容易滋生口角。一些人将性爱的失落感转移到做饭上面。我还记得在博洛尼亚吃过一顿由两位女性准备的晚餐，她们都对丈夫感到失望之极。两位丈夫曾经在一次会议之后邀请了我。很不幸的是，两位夫人借做饭一事暗较高下，卖弄风情，结果每道菜都上了两遍！当一位端上凉菜时，另一位则如法炮制，乐此不疲。结果就是，晚上十点开始的晚餐一直到凌晨三点才结束。如果没有黄香李酒的神奇功效，我可能再也找不到回旅店的路。在这五小时的用餐中，我感觉自己落入了陷阱，成为她们厨艺大比拼的人质。

幸好吃饭的场所同样也是交流的场所。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①通过对一场盛宴的描写来介绍《豹》（*Guépard*）^[27]一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唐克德（Tancredi）向安吉利卡（Angelica）求婚，她戴着一顶大草帽，上面垂下一串串葡萄和金色的麦穗。女孩的年轻貌美与大地果实的鲜美都融入了作者对进口桃子的隐喻中，王公大臣们都酷爱这些硕大、甘美可口、香气四溢的桃子。唐克德是这样描绘安吉利卡的：“她个头很大，身材丰满，

① 意大利西西里作家，亲王贵族。

她的肤色好像散发着一股鲜奶的香气，孩子般的小嘴让人想起草莓的味道。”在食物象征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性的象征。

食物的社会性功能

食物的社会性功能在家庭之外也是显而易见的。餐桌的准备让吃饭变为一个彰显社会地位的游戏，比如桌子的装扮、餐具的华丽、有无佣人在场。伊冯娜·普莱斯维克（Yvonne Preiswerk）^①认为“在吃饭这一幕剧里，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晚宴是社会这部戏的缩影”^[28]。在富裕社会的象征体系中，食物充裕是其首要特征；另外，食物的质与量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今的生活哲学中，食物越是简单，越能真实再现一个人的出身，就越能显现出食物丰富和精致的特征，也就越有利于彼此间的交流。相互间的接受往往建立在交流之上。

按照柏拉图的定义，吃饭也可以是建立融洽关系的时机。它可以是谈成一笔买卖或者俘获芳心的前奏，甚至也可以拉开背叛的序幕，就像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这幅画里所表达的那样。在丁托列托（Tintoret）^②和委罗内塞（Veronese）^③的画作中，吃饭也往往伴随着一些盛大的节日。而在委拉斯凯兹（Velázquez）^④的《正在煎蛋的老妇人》（*Lavieille Femme faisant frire des œufs*）和弗美尔（Vermeer）^⑤的《倒牛奶的女仆》（*La Laitière*）这两幅画中，吃饭只是简单的偶遇。

① 瑞士人类学家。

② 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

③ 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

④ 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

⑤ 扬·费美尔，亦译作“约翰内斯·维米尔”，荷兰风俗画家。

对食物的拒绝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性信息。在一些文化中，拒绝别人的敬酒和拒绝印第安人递给和平烟斗一样会触犯别人：这是在宣战。如果说伊斯兰的斋月和希伯莱的赎罪日已经成为仪式的话，那在绝食运动中绝食就是抗议的工具：甘地通过十七次绝食才引起了舆论对印度生存问题的关注；爱尔兰的政治犯、法国的皮埃尔修道院院长，还有很多人都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来捍卫他们的理想的。把这些斗争形式比作禁欲也并无不妥：吕西斯特拉忒·阿里斯多芬尼斯（*Lysistrata d'Aristophane*）^①身先士卒，她鼓励雅典的妇女们不再与男人发生关系，因为这些男人一心只想着与斯巴达的战争，性爱时却三心二意。

性欲与暴食：从一种罪到另一种罪

当纽约的贵妇人去饭店吃饭时，她们总是忍不住点一道甜点。但是刚吃了一勺，她们就撒上盐让其无法入口，为的只是不再被它诱惑。有一天我们也会得这种精神分裂症吗？我们已经普遍认为胆固醇高是一种可耻的疾病。即使艾滋病已经让人们见识到了它的厉害，但是吃点儿甜食从来没杀死过任何人。性欲与暴食继续在恶行的排行榜中遥遥领先。

在基督教传统中，贪吃比肉欲的罪较轻。隐士的斋戒更多是源于他害怕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是说，吃鸡腿时会想到与它关联的人的一些部位，而不是害怕犯了贪吃罪。广告里一旦有修道士，我们就从来没看到过任何有关性内涵的内容出现，否则就太亵渎了。真正的禁忌是性爱（尤其是女性的性爱）。如果我们在电视上看见一些神父和僧侣夸耀某个奶酪或者“庞世里”（*Panzani*）牌的意大利面食产品，那

^① 古希腊早期作家，雅典公民。

只是一个可以宽恕的小罪罢了。历史学家芭芭拉·海尔威（Barbara Henwey）^①根据最近出土的手稿发现，在中世纪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里，本笃会修士每日的饮食能摄取至少 7375 卡热量，超过正常需求的 3 倍之多^[29]！

不只是基督教谴责贪吃罪^[30]，苏格拉底曾经第一个说过：“吃是为了生活，而生活不是为了吃。”希腊人认为贪吃与肉体享乐是紧密相连的，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就不能达到圣人的高度。基督教义也正是在这种精神下才制定了灵肉两分的原则。圣·耶柔米和教会里的神父早就把贪吃看作是淫欲的诱因。食物能够引起好色，导致道德沦丧，保持饥饿感是圣洁的人最好的防御。思想家们也是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贪吃的：普鲁塔克（Plutarque）^②说它是“邪恶的巢穴”，普劳图斯（Plaute）^③认为它是“争吵的起因”，拉·波埃西（La Boétie）^④则把它说成是“无知之母”，塞内卡（Sénèque）^⑤宣称它是“万恶之源”。是贪吃让亚当失去了童贞，使得夏娃被驱逐出天堂，让何乐弗尼（Holopherne）^⑥铍羽而归，让挪亚失去了别人的尊敬，让厄撒乌（Esau）^⑦丧失长子继承权，让犹太人不能生活在许诺之地^[31]。

对于少数人来说，比起节制，保持圣洁更加重要，也更难达到。威尼斯作家吉安·弗朗西斯科·罗尔丹（Gian Francesco Loredan）在

① 意大利史学家。

② 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

③ 罗马第一位有完整作品传世的喜剧作家。

④ 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诗人。

⑤ 罗马帝国哲学家、政治家、剧作家。

⑥ 《圣经》中《犹滴传》（亦译作《友第德传》或《友第德记》）的一个人物。

⑦ 《圣经》中的人物，雅各的兄弟。

1684年写道：“比起懂生活的人，情人要多得多。所以，毫无疑问的是，抵御性的诱惑比抵御贪吃的诱惑要难得多。”我们在宗教文化再次看到这样的思想，它把淫乱看作真正的罪行。尤其体现在女性身上，她们是恶魔的造物；而男人却相反，除了卡萨诺瓦（Casanova）^[32]这种臭名昭著的风流浪子之外。在法国的宫廷里，淫乱被看作一项有趣的运动，甚至值得推荐，只要沉沦其中的男性就行。

在《神曲》（*La Divine Comédie*）中，淫乱者需受到惩罚，但是但丁还是比较同情他们的，比如巴尔洛（Paolo）和弗朗西斯科（Francesca）这两人。在《地狱》（*L'Enfer*）和《炼狱》（*Le Purgatoire*）这两个章节里，贪吃者受到了虐待。在《地狱》中，他们被流放到第三禁闭区并由塞尔比（Cerbère）看管，塞尔比“抓伤了这些亡灵，把他们的皮扒光然后全部撕成碎片”：

大雨使他们和狗一起吼叫，
他们一会儿用肋骨的一侧作挡箭牌，一会儿又用另一侧，
这些可怜的渎神者总是在转动着……^[33]

乔尔克（Ciaccio）是但丁和维吉尔遇到的贪吃者之一，他一个劲儿地诉说自己在佛罗伦萨所遭受的悲剧性的打击，而只字不提他贪吃的罪行。在《炼狱》中，贪吃者处于第七层，他们身处长满香气扑鼻果实的两棵树之间，但是却不能采摘，因为他们必须不断地移动。正是在那儿，但丁遇到了他朋友的灵魂，一位叫弗雷斯·多纳蒂（Forese Donati）的诗人；还有教皇马丁五世的灵魂，他通过斋戒来赎罪，因

为吃了博尔塞纳 (Bolsena)^① 的黄鳔和饮了维奈西卡 (Vernaccia)^② 的葡萄酒^[34]。

教士们在饮食方面提高感官享受是常有之事。薄伽丘《十日谈》(Decameron) 一书中的一些片段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为了治疗修道院院长克鲁尼 (Cluny) 的胃病, 吉诺·德·塔克 (Ghino di Tacco) 有一道妙方: 他把两片烤面包放在一个洁白无瑕的毛巾上, 外加一杯科尔纳伊 (Corneuil)^③ 地区的起泡白葡萄酒。作者还补充道, 牧师们的单人小室里装满了糖衣杏仁, 还有一桶桶用黑玛尔维萨 (Maluoisie)^④ 葡萄酒以及其他珍贵的酒。他们在谈到家中藏酒时没有丝毫的羞耻感, 而如果他们过得更节制点的话, 可能就没那么大腹便便了, 身体也会更健康。据传说, 红衣主教巴纳贝·基亚拉蒙蒂 (Barnabé Chiaromonti), 也就是未来的教皇七世, 当他来到天堂门前时却打不开, 尽管他拥有刻有梵蒂冈徽章的钥匙, 纵然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打不开锁, 不曾想他错拿了碗橱的钥匙!

嘉布遣 (Capuchins)^⑤ 会的高级神父拥有高超的厨艺, 他做的菜被普雷西尼 (Pressigny)^⑥ 的爵爷看成是人间美味。当人们选举教皇庇护七世 (Pie VII) 之后, 这位爵爷从教皇选举会返回, 他向大家夸耀神父的厨艺是意大利最棒的。最后, 作为宗教这一章的结束语, 我们要提醒的是, 甜烧酒是由修女们酿制的; 尼奥 (Nyors)^⑦ 的修女们可能发

① 意大利地点。

② 维奈西卡是一种常见的意大利白葡萄酒的统称。

③ 法国旧地名。

④ 原产于意大利的红葡萄品种。

⑤ 罗马天主教行乞修士方济各修会的三个独立分支之一。

⑥ 意大利旧地名。

⑦ 意大利旧地名。

明了当归果酱；蒂耶里城堡（Castel Thierry）^①的修女们出售由橙子花做成的松甜圆面包；布里亚·萨瓦兰（Brillat-Savarin）^②因丢了位于法国贝莱（Bellay）的圣于尔絮勒（Ursulines）^③教会的蜜汁核桃秘方而伤心欲绝^[35]。

广告的角色

15年来^④，广告恣意地将食与性混杂在一起。情侣们放荡地用舌头不断舔食冰淇淋和紫雪糕，极具性暗示。米克的“皇冠冰淇淋”在电影里打了广告，时而大镜头对热吻进行特写，时而聚焦冰激凌的每个细节，真是令人血脉贲张！电视里面有关“卡尔特牌”黑咖啡的广告特别性感，即使广告标语都将食与性融于一体——“欲望咖啡”。“歌唱的喜鹊”牌糖果没有展示巧克力糖却给我们呈现了一位漂亮的混血女郎。啤酒被比作是金发或者棕发女郎。“达能”的有机酸奶用一位全裸模特来揭示双歧杆菌活菌的调节功能：每吃一勺，模特就妩媚一笑，镜头一直降到胃部，从那里我们能听见胃部机械般的蠕动声。显而易见的是，食与性的组合还是颇有成效的，那些广告商们恣意妄为地滥用这对组合。

女权主义者一直在抗议广告对女性的剥削，广告商们也自称有罪。就这个主题麦肯·埃里克森（McCann Erikson）^⑤公司最近进行了一项调查，可以说，广告商们在30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有关性的暗喻了。

① 法国城镇名。

② 法国著名美食家。

③ 亦译作“乌尔苏拉会”，罗马天主教女性宗教修会。

④ 书中并没有标出从何时开始，只是笼统地说。（译者注）

⑤ 亦译作“麦卡·恩艾利逊”公司，是一家提供全球性的营销性服务的企业，曾为可口可乐公司制作了“具有全球品位”的商业广告，后者成为该公司的得意之作。

著名的“清洁先生”本应该帮助家庭主妇们擦亮厨房，而事实上他却是“隔壁老王”。广告是商业的灵魂，女权主义者的愤怒其实从来就没产生过什么效果。如果今天我们在广告里更多提到的是产品而不是性的话，那只是因为性已经没那么赚钱了。或者说，“后色情时代”已经渗透广告世界。这也是为何“达能”的新广告给我们展示的是四代祖孙同堂的原因。

厨房

日本非常年轻的小说家吉本芭娜娜（Banana Yoshimoto）在她的成名作《厨房》（*Kitchen*）^[36]一书的卷首中写道：“这个世上我对厨房情有独钟。”在小说中，不管是旧式厨房还是新式厨房，都是令人浮想联翩之地。主人公樱井美影（Mikage）的祖母逝世之后，厨房帮助她战胜了悲伤，因为它代表了已经逝去的家族温情仍然能给身心带来丝丝温暖。

就好像车间之于学徒，厨房是个神奇的地方，是家里最重要的一隅。在这里，小孩能够学到各种食材间的神奇化学反应，妈妈会引导他们去熟悉食材和气味。难能可贵的是，玛丽·鲁阿内（Marie Rouanet）^①受厨房的启发写了最早有关性的暗喻，比如“厨房和爱情一样都需要纯洁无瑕、多愁善感；女厨师们，请永远不要忘了这一点，每个男人都梦想避开清白而直接奔向女人的身体……桌布或者精致的衬衣，其实并无二致”^[37]。女小说家因此建议每天使用最美的桌布和最漂亮的餐具，如果有人提醒你不要再弄坏它们，你可以这样回答：“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还要提醒他应该及时行乐。

① 法国人种学家，奥克语唱作人，历史学家、专栏作家、数部宗教纪录片的制片人。

在罗伯·拉菲尔森 (Bob Rafelson)^① 导演的名为《邮差总按两遍铃》(*Le Facteur Sonne toujours deux fois*) 的电影里, 厨房是性爱专属之地^[38], 这部电影取材于詹姆斯·凯恩 (James Cain)^② 的小说, 一些场景已经载入情色片的史册。小说里面, 杰克·尼克尔森 (Jack Nicholson)^③ 和杰西卡·兰格 (Jessica Lange)^④ 两人一见钟情, 在厨房的餐桌上激情地做爱, 干劲十足, 就好像他们想发泄心中的负面情绪一样。电影中的男主角叫弗兰克 (Frank), 是一位惯犯; 女主角叫科拉 (Coira), 与一个希腊人结了婚。她丈夫开了一个加油站, 刚刚雇用了弗兰克。两人第一次相遇正是在这张著名的桌子上, 他们碰巧挑中了这个地方因为科拉大部分时间都在厨房里。电影的女主人公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这次偶遇中, 但她却不具代表性。通常来说, 大部分时间在家做饭的家庭主妇应该不会像男人那样毫不犹豫地将这个地方变成爱欲场所。

今天, 厨房彰显的是社会地位而不是居住者的性欲。但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 我们提到厨房时总是躲躲闪闪, 心生耻辱感。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怀旧, 对于艾伦·瓦茨 (Alan Watts)^⑤ 来说, 人类思想的引领者是西方文明, 特别是美国文明, 它却以卫生为由给厨房消毒, 以前厨房的魔力都是通过各种味道体现的, 可是如今我们再也闻不到了^[39]。瓦茨认为, 为了重新点燃厨房的诱惑力, 唯有再次把它设计为幽会的场所。

① 美国编剧、制片人、导演、演员。

② 美国小说家、电影剧作家。

③ 美国演员、导演、制片人、编剧。

④ 美国影视演员。

⑤ 英国哲学家、作家、演说家。

厨房里发生的事和小孩玩的沙堆一样吸引着他们。在他们眼里，和所有美食家一样，最神奇的就是火的力量，火能化生为熟。这一点在现代厨房已经很难看到了，新兴技术已经把它们变成流水作业。拿出速冻产品，打开它，将它置于微波炉中。您已经离卓别林不远了，他在《摩登时代》中，张嘴的节奏和机器步调一致。总而言之，精密的机器人和一些人在性爱时使用的振动按摩器有何区别？

相反，当厨房还带有它最初的那种性感时，食物可以是一见钟情的对象。在诺拉·艾弗伦（Nora Ephron）^①的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妈妈雷切尔（Rachel）时而迷恋剁碎的洋葱，时而钟情覆盆子小馅饼，时而喜爱小葱^[40]。对厨房的爱是整个家族的事，雷切尔的妹妹阿米莉娅（Amelia）从头到脚都有烫伤的疤痕，就如同海盗身上的刀痕，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段历史。

当爱神爱上烹饪

禁食甜品、以瘦为美、享乐主义这三种趋势的复苏对性爱影响甚大，但是它们的共同点都源于饮食的习俗。

禁食甜品。目前西方文化对甜品的可怖源于美国。自1975年开始，营养学家威廉·达夫蒂（William Dufty）^②就把精炼白糖比作吗啡^[41]。达夫蒂并非虚言。这种对糖的恐惧自11世纪起就存在了，那时甘蔗刚被引入欧洲，很可能来源于中东。从一开始它只被看作是一种罕见珍贵的药材，直到13世纪才在药剂师那里发现它，这些药剂师是药品

^① 又译作“诺拉·艾弗然”，美国电影制片、编导、演员，曾执导多部知名作品，包括《西雅图未眠夜》。

^② 他同时也是美国记者、作家、剧作家。

杂货店主和药学家的祖先。17 世纪初的时候，糖首次受到质疑，法裔英国作家德·盖伦斯耶儿（De Garencières）先生认为大量食用糖会引起一种名叫“塔布·安吉里卡”（tabes anglica）的结核病，此病在英国相当普遍。当然，还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来支撑这种说法。一些神学和伦理学的信条似乎与禁糖或批判糖的态度有直接联系。让-雅克·卢梭认为在水果、牛奶以及各种甜食里面蕴含自然的力量，而人类只能对其俯首称臣。百科全书编撰者对糖也持积极的态度，炼糖的技术在他们看来是社会进步的明显标志。而如今却大相径庭，我们建议用蜂蜜来替代精制糖，因为蜂蜜是更天然的产品。

有没有一条重要的线索能够将宗教苦行主义的教条和最近营养学家们所发出的强烈谴责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至少我们可以把圣像崇拜看成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宗教。这样就很容易把诸如米歇尔·蒙蒂尼亚克（Michel Montignac）^① 之流归为还俗教士这一派，他禁止他的病人吃饭时有甜食，尽管他的处世哲学没有如此严格地排除享乐，他对食物的禁止就如同他的饮食制度一样，都是带有选择性的而不是全盘否定^[42]。保尔·卡诺（Paul Carton）^② 从 1923 年后就认定三种“食物杀手”毒害了现代思想，它们分别是肉、酒、糖^[43]。如果时至今日我们还允许在聚会的时候适当吃点儿甜品的话，独处时依旧吃甜食的人就是不爱社交的完美形象。鬼知道会不会有些人相信偷偷吃糕点会让人失明，就好像以前人们认为手淫会让人失聪。

牙医反对甜食另有原因。为了一项有关牙科心理学的研究，我曾为自己的一项牙科心理学研究而询问过一位 11 岁大的

① 法国饮食营养家。

② 法国医师。

小男孩法布雷斯 (Fabrice)，他对纠正牙齿的医生很满意，这位医生还给他做了一个“超亮白”式的微笑^①。相反，他却批评另一位牙医的态度，那位牙医警告他，如果继续吃糖，蛀牙会变成牙洞。小男孩话虽属实但他当时还是挺懵懂的，因为不能理解甜品的危害^[44]。

以瘦为美。有一天，雅克·希拉克 (Jacques Chirac) 宣称他瘦高的体型对他政治生涯无济于事。他向世界报透露“选民们更喜欢圆润一点的政客”^[45]，他可能是对的。一些最新的研究表明，胖人给人一种开朗和靠谱的感觉，这正是瘦人所没有的。但是胖胖的人“颜值不高”。事实上，除了约定俗成的正面思想之外，社会对肥胖还是持强烈谴责的态度。正如营养学家让·特雷莫利埃 (Jean Trémolières) 强调的那样，社会创造出了胖子但是却不能容忍他^[46]。

肥胖的孩子很快被归为“懒人”“淘气”“丑陋”“愚蠢”的行列。1975年，46%的意大利女性都想减肥，而男性只有33%^[47]；10年后，男性的比率上升至42%；如今，大部分意大利人都想减肥。那么专家克劳德·菲施勒 (Claude Fischler) 就发问了：“我们到底是欢迎脂肪呢，还是恐惧脂肪？”^[48]没有答案。因为我们摇摆于肥胖的正面和反面形象之间。要么是法斯塔夫 (Falstaff)^②式的刻板人物形象，他滑稽搞笑，心情愉快；要么是自私、不负责任、无法自控的形象。肥胖的界限很可能在100公斤左右，一旦超过，将招致医生和社会的指指点点。大部分人认为肥胖的人咎由自取，一些人太懒，一些人犯了过错，违反了社会的戒律^[49]。只有当这些肥胖的人付出一些生存的代价之后

① 一个美国牙膏牌子。

② 莎士比亚的著名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一个人物。

才能成功地融入社会。这样的代价主要有两种。

1. 我们姑且认为那些干体力活的膘肥体壮者需要消耗很多体力，很难想象卡车司机、码头工人、搬家公司的工人会是个瘦长的人。

2. 体重超标不仅仅是一些名人的特权，我们有时还建议他们利用体重做一些惊人之举。我们要么像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①那样，发福的身材令人肃然起敬，要么像莱昂·泽特隆（Léon Zitrone）^②那样高高在上。我们也可以像科吕什（Coluche）^③、歌手卡洛斯（Carlos）^④或者约翰·贝鲁西（John Belushi）^⑤那样把肥胖变成搞笑的法宝。在这里，以牙还牙的法则比任何时刻都有用：粗暴虐待瘦子斯坦·劳雷尔（Stan Laurel）^⑥的胖子奥列佛·哈化（Oliver Hardy）^⑦将永远受到惩罚。肥胖履行了它的社会职责，也就是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⑧所说的“脱离社会”^[50]。滑稽、吉祥物、心腹或者替罪羊，只有以这种代价，胖人才能融入社会；否则，胖人只是一个反面的受诅咒的人物，是大包大揽、一毛不拔的自私者活生生的代表和贪婪的资本家原型，他们每一分钱都沾着可怜的劳动人民的鲜血。

① 法国政治家，于1972年之前曾任当时欧共体委员会副主席。

② 法国记者、广播与电视主持、电视评述家。

③ “科吕什”是艺名，他真名叫米歇尔·科律齐（Michel Colucci），是一名意大利裔的法国喜剧明星。

④ 原名“伊万·克里索斯托姆·道尔顿（Yvan-Chrysostome Dolto）”，“卡洛斯”（Carlos）是其艺名，法国歌唱家、演员。

⑤ 美国喜剧演员、音乐人。

⑥ 英国喜剧演员、作家、艺人、导演、制作人。曾担任卓别林的替身。

⑦ 美国（喜剧）演员、导演、编剧。

⑧ 亦译作“厄文·高夫曼”，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社会对肥胖有着分类。在第三世界国家，它对应的是富裕；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肥胖发生了变化，只有在社会底层才能发现。可是如果我们往前看两代的话，肥胖的人往往是欧洲最富有的人，而瘦的人往往是中产阶级。1962 年对纽约人做的一项调查表明这种趋势有了逆转，女性的严重肥胖症患者几率要高 7 倍，她们的经济条件是最差的^[51]。

最近我参加了一项研究，在此过程中，我们分析了 1000 名 52 岁的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女性^[52]。只有 6% 的人是偏瘦的，然而超过 50% 的人自认为太胖。我们故意使用“自认为”这个词，是因为超过一半接受调查的女性对自我的评价丝毫不符合 BMI 指数，与医生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如果这个数据确定，瘦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社会的强制令，那么它也表明，我们是如此地追求时髦并任其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时刻准备着不惜一切代价去迎合社会潮流。女性身体的体型趋势是在 20~50 岁平均只增长 10.6 公斤。为了减掉增长的赘肉，各国女性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德国人开始体操运动，法国人大量饮用矿泉水，而意大利人干脆不吃饭。

总而言之，为了漂亮还是要吃苦的。尽管有人试图突出肥胖之美，比如女性杂志上的一些文章，维尔京杂志所发起的运动，甚至还有专为肥胖人士订做的成衣店，他们让一些臃肿的模特懒洋洋地走 T 台。肥胖所引起的远不止形体学上的谴责^[53]。一些调查表明，超标的女性没有什么吸引力，比起其他正常人，找工作时^[54]也少 10% 的机会，甚至直接被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弗朗索瓦丝（Françoise）和伊莎贝拉（Isabelle）正是这种情况。前者 44 岁，重 130 公斤，她被暂停社会福利员的职务，理由是肥胖妨碍她上门访问；后者申请一个教师的

岗位遭拒，因为怕她身体素质不能履行该职责。

另外，超重经常成为性歧视的一个因素。就好像很多其他领域一样，在这个领域里，男人一直以来都是受保护者。但是这种趋势好像正在往有利女性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相信调查很惊人的结果的话。至少存在一个男性肥胖的原型，他有着无可争议的吸引力，那就是佛祖。再者，男人尤其被女人漂亮的外表所吸引，意大利一半的女性不太关注甚至极少关注男人的外表，只要他有其他优点就行。

些许纵容。美国人今天的潮流就是欧洲人的将来时，如果这一点是真的话，那么最肥胖的人就看到曙光了。在20世纪80年代养生热潮开始之后，出现了今天社会学家称之为“享乐复仇”的征兆。1993年，美国人在崇尚减肥15年后首次平均增重1.5公斤。1993年1月1日，禁止吸烟和瘦身饮食制度十年来第一次让出“坚定的决心”榜首位置^[55]。来自“捍卫美洲红酒和白酒制造商利益协会”的马克思·格林（Max Green）先生很欣慰地看到酒的销售有回暖的趋势并说道“大家已经开始放纵自己”。同样的，与1992年相比，1993年停止吸烟的人比率也稳定下来。在这期间，健身房里面的按摩课越来越火，取代了那些模拟爬楼梯的强度训练。美国的麦当劳用含有500克肉的“巨无霸汉堡”取代了营养的汉堡“麦克林”。哈根达斯在它的冰激凌系列中推出了高热量的酸奶，还取了“卡布奇诺震颤”或者“融化的焦糖”这样悦耳的名字。美国人不再遵循过于严苛的饮食制度，而去追捧饮食界的新领袖苏珊妮·波特（Suzanne Powter），她在电视上大声疾呼“不要再疯狂了”，并以这个反对减肥的口号写了一本书，还在大西洋彼岸成为畅销书。

社会学家温迪·卡米内（Wendy Kaminer）解释道：“健康饮食已有十年之久，但是他们没有减掉1克，却继续被解雇，他们一直就不开心。”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的教授马丁·E.P. 赛里格曼（Martin E.P. Seligman）认为思维方式正在转变，美国人不再去追寻完美的理想。他还在《纽约时报》^[56]上宣称美国人正在接受他们自身极限的现实：“一些基因因素是难以改变的。”专门研究大西洋彼岸社会变迁的专家费斯·帕帕考思（Faith Popcorn）认为在这个领域没有什么大的转变，只涉及一些妥协罢了。在普洛龚娜的报告中，她将这种现象定义为“些许纵容”^[57]。根据她的意思，如今最明智的美国人那些一直生活很节制但是又时不时给自己点儿甜头的人，他们不再逼迫自己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而是偶尔吃一整块甜点或者和邻居分享一半，或者隔三岔五来杯红酒而不是每天都喝得醉醺醺。

这些饮食习惯的改变与性行为是紧密相随的。大部分夫妇都没有沉溺于过度的性爱中，而只是有时醉心于情色片“甜美的堕落”中。在20世纪80年代因艾滋病而被查封的性爱俱乐部也在纽约重新出现。在一些同性恋俱乐部，我们重开“小黑屋”，这是60年代风靡一时的陌生人寻欢作乐之地。所以，“些许纵容”的尺度很难把握。1993年，我们看到旧金山市同性恋艾滋病患者的数量有所上涨，而之前的5年一直是下降的趋势。

1.3 从胃口到性欲

很多专家都认为食与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生物学家让-迪迪·文森特（Jean-Didier Vincent）^①认为饥饿和饥渴是人的最基本需

① 法国神经生物学家、神经精神病医师。

求，尽管我们使用“爱死了”“恨死了”这些说法，但是饿死的可能性还是远远大于爱死或者恨死的^[58]。饥饿是我们激情的远古驱动力，它使新生儿靠近妈妈的乳房。即使新生儿的第一声哭喊听起来撕心裂肺，但是它很可能是急于吃第一顿饭的表现。饭必须吃，爱不是必须做的。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①也同意这个观点，他强调了这两种冲动在强度和节奏方面的迥异^[59]。在用餐时，我们感受不到激奋、狂喜、高潮，即使有快感，它也不是阵发性的，缺少一个顶点。品尝、咀嚼、吞咽这三种行为能够满足我们享乐主义者，但是它们还不足以证明食物带来的快感有性爱那么强烈^[60]。

基于同样的论点，这两个世界的相似之处可以在此强调一下：

1. 我们以一定的节奏来满足这两个需求，即使频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这两个活动中都存在着肉欲。
3. 一旦需求满足，我们都会感受到同样的满足感，证明身体调节机制都会出现在这两种情况，内脏和大脑在这两方面都有所涉及。
4. 坎波雷西（Camporesi）^②强调我们与性和食的关系好像经历了相似的历程，他还突出了各个时期、各种生存方式下的不同转变：“食与性的联系远没有以前紧密，以往寝室与客厅之间无法避免的混淆已

① 法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大师。

② 意大利建筑设计师、画家、雕刻家、教育家。

经消失了。如今，房事已经沦为及时行乐的“性快餐”，发生在一些本来不是性爱场合的地方；食物的肉感也消失殆尽，让位于平庸、拙劣的烹饪技术^[61]。”食与性的“提速”将两者沦为消遣兼低俗的符号。我们生活在快餐和“性快餐时代”。

不只有悲观主义者。诺埃尔·沙特莱（Noëlle Châtelet）提醒我们，著名的美学理论家在思考菜谱的时候都将味觉的快感与性爱的快感相互联系起来^[62]。古依斯基（Curnonsky）^①强调道：嘴不仅用来吃饭，它还可以品尝，所有著名的情人都是伟大的美食家^[63]。为了激起爱欲，首先自己要会甜言蜜语，作者还建议在床头放些冰激凌、水果和饼干。他声明，酒有助调情，香槟能够使疲倦的爱人精神振奋。我们知道几个历史人物的习惯：西班牙国王阿方索二世（Alphonse II）的酒汤帮助他在鱼水之欢后恢复元气，他用橙子花做的摊鸡蛋使年轻的女孩儿们神魂颠倒；传说俄罗斯的卡特琳娜二世在吃了鱼子酱的晚餐后就成功为彼得大帝诞下了龙种；亨利四世（Henri IV）^②的出生多亏了鹅肝松露酱；拿破仑之子（Aiglon）^③的出生也得益于里面放了松露并用香槟烹调的珍珠鸡；至于路易十五世（Louis XV）^④，他让蓬帕杜（Pompadour）皇后吃牛犊、羊羔的胸腺，治好了她的性冷淡。

大部分阐述食与性两者关系的书籍，笔触都是介于幽默和粗鄙之间。安尼塔·鲁斯唐（Anita Roustan）^⑤给她的菜谱分类：哪些是有利

① 法国美食家、幽默作家、美食评论家，有“美食王子”之称。

② 法国国王，波旁王朝的创建者。

③ 拿破仑一世与其第二位皇后之子，终生实际并非真正继承过皇位，但仍有部分拿破仑支持者称其为“拿破仑二世”或“罗马王”。

④ 法国国王，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曾孙。

⑤ 法国作家。

于结婚的，哪些是为了初次幽会的，哪些是促进分手的^[64]。甚至还有一条使女人能够给她情夫打电话的菜谱：只要给她丈夫吃鲱鱼，既不给水也不让喝酒，家中还得停水；可怜的丈夫被戴了绿帽子，他不得不出去找个咖啡馆解渴，这样不忠的妻子就能安心地给情夫打电话了。正如大家说的那样：“我们抓住的是丈夫的心，留下的是他的胃。”在某种程度上这句话是对的，因为一个放纵者要么使用食物来诱惑，要么使用食物来恢复元气；而对于一个美食家来说，吃饭的享受其目的就在于吃饭本身^[65]。

说到底，像让·雅克·卢梭这样对美食的憎恨者也不会对桌上的美味置之不理，即使按照新教徒的清规戒律，他也不把它们看成是添加剂，而是性爱的替代物。他在《爱弥儿》(*Emile*) 一书中把对索菲的爱理想化，这一点体现在他们一起吃点心的时候^[66]。一些细节让我们觉得这位诗人兼哲学家在性方面是如此压抑以至于他将所有与食物的关系都色情化，这一点不仅写在书中还表现在现实中。他讲述道，只要把自己想象成心爱女孩乳沟中藏有的一枚草莓就足以达到高潮了。卢梭喜欢奶，讨厌肉，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奶和肉的模棱两可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心理学家认为母乳是介于饮食行为和性行为之间的典型中间产物。在食与性的寓意方面被尊为大师的费里尼从1962年就在《薄伽丘70年》(*Boccace 70*) 这部电影的片段里说明了这个主题。安妮塔·艾克伯格(Anita Ekberg)^① 在一张广告上邀请大家喝奶，图片极其诱惑性，安东尼奥被这张图片搅得心神不宁。他通

① 美国女演员，是20世纪60年代的情感偶像之一。

过合法渠道请求撤掉广告未果，只能自己用墨水涂黑。结果又是白干一场，不仅雨水冲刷了墨迹，而且安妮塔复活了，她从广告里走出来，充满爱意地将安东尼奥紧紧拥入怀中，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就好像穿着石榴裙的大猩猩金刚。被快感吞噬的他决定杀死安妮塔，然而他并没有因此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人们发现他在那张广告下面变成了疯子，就给他穿上专门束缚精神病患者的紧身衣。安东尼奥最后去了精神病院。

费里尼不是唯一将奶的隐喻搬上荧屏的人。马尔科·费雷里导演的《肉欲乐园》(*La Chair*)这部电影里，弗兰西丝卡(Francesca)^①在短时间内将她瘫痪的情人给抛弃了，自己跑去看望刚生了双胞胎的邻居。刚刚从一次堕胎中恢复过来的女主人公充满爱意地给双胞胎中的一位女孩喂奶。然而，正如题目表明的那样，法拉利的电影特别想讨论的是这个完美的中间物——肉体。弗兰西丝卡刚从印度回来就做了几场关于东方秘教的讲座。她生活在社会边缘，结识了一位小酒店里离异的艺术家保罗(Paolo)并带他发现新事物，保罗是忧郁症患者。初次见面之后，吃货的主题就溜进这两个人物之间，弗兰西丝卡边喝卡布奇诺边狼吞虎咽般吃酒吧里的羊角面包。这一幕其实只是下面食与性融合的序言。但是当他们做爱的时候，保罗性无能。他说，给他两块带血的牛排就足以重振雄风。他们去市场买肉的这一幕是从性爱转到美食的标志。保罗越是想吃肉，他的身体越是对弗兰西丝卡的性需求表示冷淡。至少一直要等到弗兰西丝卡对他施行一种东方式的法术。她把吃的放在保罗的肚子上，然后骑在他身上吃东西；而保罗需要一个漏斗才能喝咖啡。她欢呼道：“吃和做爱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啊！”一段时间过后，瘫痪就消失了。两位恋人吃了一顿晚餐以庆祝

^① 弗兰西丝卡·戴乐拉(Francesca Dellera)是意大利一名演员兼模特，在影片中，她饰演的角色与自己同名。

保罗的“病愈”。肉再一次被表现为一个暧昧的食物。他说道：“一个没有汤汁的烤牛肉，赤裸裸、很淫秽。”而她则回应道：“你说的它就好像是个女人似的。”

伦勃朗（Rembrandt）^①的很多画中也出现了肉，同时肉还启发了很多色情小说。西班牙女作家阿丽娜·雷耶斯（Alina Reyes）^②在《屠夫》一书中讲述了屠夫的刀所引发的奇思妙想，屠夫巧妙地将刀插入生的、带血丝的猪肉上^[67]。隐喻没什么新意，但是女作家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她超越隐喻本身的边界并长驱直入至施虐淫兼受虐淫者的王国里。她想象自己被两个铁钩悬挂在那里，就像一块牛肉。味觉与视觉……

口欲期的暧昧性

嘴的心理学功能和意义是无穷无尽的：杰拉尔·阿费尔多夫（Gérard Apfeldorfer）^③认为食物是心理学家的“百搭”，依赖于这张牌的多重象征意义他总能提出各式各样新的阐释^[68]。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食物是被禁止的，是与犯罪冲动联系在一起的。在《狼人的故事》中，狼人是弗洛伊德给他最著名的病人之一起的名字，故事表明，害怕被吃的担忧背后实则是被阉割的危险^[69]。心理学家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④认为对食物的拒绝象征着对母亲的拒绝^[70]。费伦齐（Ferenczi）^⑤反驳道，事实上，在对食物恐惧的背后隐

① 荷兰著名画家。

② 法国作家。

③ 法国精神病医师兼饮食行为专家。

④ 德国精神病学家。

⑤ 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

藏着对乱伦的担忧，或者在口交后无缘无故地害怕怀孕^[71]。因为没有任何确定的答案，对于那些聪明的治疗师来说，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饮食的紊乱了。

在古典心理学文学中，饮食上的紊乱与对口欲期的执念有关。过强的执念会最终打破自我控制机制。饮食紊乱的治愈或者简单好转使得病人沉溺于性爱之中，这样一来也同时解决了他的饮食问题。弗洛伊德在 1905 年提出，这种情况不仅对治疗饮食紊乱有象征性意义，而且对他心理学治疗的方法也会起到同样作用。“朵拉病例”具有代表性：出生于富裕家庭的朵拉（Dora）芳龄 18 岁，患有哮喘病、失语症和厌食症。她父亲告诉弗洛伊德，从孩童时期，小女儿的脾气就很不好，一些行为离歇斯底里的症状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触发这种行为的事发生在她 16 岁那一年，她指责家里的一位朋友勾引了她，整个假期都和她父母在一起的 K 先生对此矢口否认。

弗洛伊德经过分析，证明朵拉不是一个有谎语癖的人。经确认，她 14 岁时受到了 K 先生的性侵。这位先生请她在一个商店等他，之后就关上了百叶窗，把女孩引诱到身边在她嘴上亲了一下。弗洛伊德认为正是这起典型的性侵事件才导致朵拉的厌食症：在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防御机制里，朵拉同时将性兴奋点向高处移（移到嘴的高度上），又把这一幕压抑在心中并将其转变为一种恶心的感觉。但是弗洛伊德并未就此罢手，他还成功地解释道，朵拉的失语症与她对父亲的俄狄浦斯情节有很大关系。确实我们能够证明，在他父亲与 K 先生的老婆发生关系后，他父亲创造了一个经典的俄狄浦斯三角关系，这也导致了女孩对这个女人疯狂的嫉妒。“嫉妒”一词正是朵拉所不敢张口说出的，从全局来看，也是她失语症的导火索。

因此，嘴的咀嚼、发声、激发性欲等功能之间存在着清晰的象征意义对等。我们最初对容器和内容、乳房、奶瓶和嘴的混淆也源于嘴^[72]。这种混淆要在以后个人慢慢成熟的过程中才得以澄清，当他能够理解涉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73]，就像出生后的意识和妈妈肚子里面的无意识那样。但是只有在与母亲情感心有灵犀的情况下才能一步步有节奏地向自主方向发展，这样才能踏上个性养成之路，而没有被抛弃或者窒息的感觉。我们只需要适度的爱，既不溺爱也不能不闻不问，这正是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①、玛格丽·马勒（Margaret Mahler）^②、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③几位心理学与精神病的专家证实的^[74]。

熟悉身体各个部位有助于成熟过程的良性发展^[75]。对妈妈乳房的眷恋甚至在喝完奶之后还会持续存在，小孩会把这种眷恋转化为放在嘴里的其他物品。当我们发现小孩在长牙期感到疼痛时，他们会把手指放在嘴里，我们应该时刻关注这个行为的心理学意义以及它对以后饮食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产生的影响。比如说，吮吸大拇指经常是患善饥症的前兆。而情况还可能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尤其当人们不熟悉自身机体内各种孔隙结构的运作机理时。

在口交和性虐这个层面，嘴能够决定一些性行为，但同时它也是很多饮食疾病的起因。比如朵拉的例子，厌食和K先生的强吻有着关联，两者具有象征意义上的相似性。费伦克兹对口交引起怀孕的遐想能够解释青少年的一些厌食现象^[76]。下面我们会看到，善饥症也能说

① 英国精神分析学家。

② 奥地利病理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师。

③ 美国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治愈师，尤其擅长儿童精神病学。

明对于爱的无尽需求或者用吞噬的方式来破坏对手的冲动。爱情上的同类相食其实比我们想象得要频繁。

饥饿现象

每个人都体验过什么是饥饿，但是科学家们还未成功阐明饥饿到底是天生的冲动还是后天教育所培养的一种感觉。在最近的一些理论中，我们采取的是希尔德·布鲁克（Hilde Bruch）^①的理论。据他而言，这是一种功能性缺陷而不是器官方面的问题，影响了感知和需求识别机制^[77]。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很多饮食紊乱源于身体不能和饥饿保持步调一致。下面就列举几个因吃得太多而表现出的心理机制：

- 需要爱
- 压抑的侵略性
- 寻求新的性伙伴
- 拒绝性交
- 想当男人（弗洛伊德的“渴望男性生殖器”）
- 需要孩子

我们刚看了有关嘴的象征意义，食物也有五花八门的象征意义，有时候是自相矛盾的：一些人幻想吃饭能够带给他的的是一个全能的人的感觉，而另一些则把吃饭当作是逃避成人责任的手段。既然吃饭是人际关系的现象，那么它也能向他人传递一些属于自我的东西：它既是独立的标志，也可以是向父母的挑衅和挑战。与食物毫无关系的情感能够转变为对吃的需求，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抑郁症和焦虑转为饥

① 德裔美国心理学家。

饿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在“饥饿”这个词后面实则隐藏了至少三种不同的状态：

- 饥饿作为生理状态：由于缺乏食物而导致的营养不良。
- 饥饿作为心理学经历：不吃饭的人所感受到的情感。
- 饥饿作为胃口的有力表达：正常情况下，是先品尝，然后再用正餐。

饥饿的发源地是胃还是大脑？很可能是这两种器官都参与了生理刺激的生成。可是究竟怎么做到的？这一点尚未揭晓。如果缩胆囊素（一种强力的饥饿抑制剂）在周围神经活动的话，动物的饥饿感会被一个中心神经肽物质——催产素所阻断，在发情期尤为明显^[78]。

匹诺曹的饥饿

童话故事里充斥着各种各样饱受饮食紊乱之苦的人物，这并不是偶然的。比如在《匹诺曹》中，斋戒期和盛宴的交替如此频繁，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这是当时病态社会的一面镜子^[79]：

杰佩托（Gepetto）^①在这段混乱的讲话中只领悟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木偶感到自己快饿死了，从口袋里掏出三个梨，然后递给他并说道：“我这些梨是给午餐准备的，但是我愿意全部都送给你，吃吧，但愿能解饿”。

匹诺曹很难讲话，他希望杰佩托为他削皮，但是最后他还是屈服

① 匹诺曹是木雕师“爸爸”杰佩托所雕的木偶。

于饥饿：

他刚开始还假装拒绝，甚至还有点赌气，但是很快他就一个接一个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皮照吃，甚至梨核都吞下去了。当他吃完的时候，他满意地拍拍肚子，高兴说道：“啊！现在感觉好多了！”

无尽的饥饿也是《红龙虾》(*Homard rouge*)一书在客栈晚餐这一幕的重要主题。猫感到胃痛难耐，实际上，它可以吞食 35 条糖醋火鱼和 4 碟帕尔玛干酪烹调的大肠。至于医生已经命令严格节食的狐狸，它只能满足于一只干瘦的野兔，还有一些松鸡、兔子、青蛙、壁虎和葡萄。故事里面的恶人都在狼吞虎咽，好人只在饿的时候才吃。《彼得·潘》(*Peter Pan*)有着同样的原则：鳄鱼吃了铁钩船长的一只手后还是不能满足，它尾随着船，希望能够把船长整个儿吞掉。如果我们能够原谅奥普利克斯 (*Obélix*)^① 的肥胖和他吞了那么多野猪的事实，只因我们同情他而且他有着非凡的力量。

意大利的戏剧中也充斥着“贪吃者”：马里奥·马托利 (*Mario Mattoli*) 的《悲惨和崇高》(*Misère et noblesse*) 一书中托托 (*Toto*) 这样的人物或者《鸽子》(*Le Pigeon*) 中的卡佩内尔 (*Capanelle*)，他们都是举国上下贪吃的一面镜子，完全等同于童话故事里面的贪吃者，帮助孩子们解决饮食问题。

需求和欲望，饥饿和食欲

贪吃和食欲的不同之处还不是很清晰。在性方面，我们经常混淆“聚餐”和“品尝精美菜肴”。路易的情况就是个例子。这个万人迷是

^① 法国家喻户晓的高卢卡通人物，身材肥胖，力大无穷。

一位讲究的主，他经常大宴四方宾客，盛宴不绝。为此，他起个大早，一天都在忙活。他先去市场再去厨房，一直尝试新菜，在他摆餐具时他越来越兴奋也越来越担忧，就好像瓦格纳音乐里的渐强部分。在爱情上也是，他需要不断体验，不断重新开始，积累经验。他总是想得到更多，频率更快！

如果他是一道菜的话，路易可能是上面撒满糖的蛋糕，上面的糖代表了他在接待和调情时所表现出的高雅；下面的那层是还未完全熟透、未成固体的大杂烩，它代表了最原始的野性，只有那些只感到需求而不是欲望的人才拥有。路易在使用食疗时表现出同样的贪婪：但是也没给他带来解决方法。他试图用音乐、文学、食物来聊以自慰。当宾客都散去之后，路易在厨房偷偷地重新开始胡吃海喝。他感到羞耻，和他青年时代自慰一样羞耻。然而他还是继续这么做，为了补赎，他让医生开了一个饮食计划。他还“消费”很多女人，但是他只和当中的少数几个从“炮友”关系过渡到真正的爱情。生性被动，他只对违反规定的东西感到兴奋不已。激情都是稍纵即逝的，为了重燃他的欲火，他需要不停地寻觅新的性伙伴。这就是他青睐食与性体验的原因，既可以是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Le Dernier Tango à Paris*)中对黄油的使用，也可以是在不同地方对香蕉的幻想。一天，他把女朋友绑在旅店的床上之后，就去吃早饭了，并且建议服务员尽情享用，令后者一脸尴尬。

当关系向色情发展

西班牙女作家梅赛德斯·阿巴德 (Mercedes Abad)《光·放荡·休假》一书的尺度过大，我们甚至会寻思，她写的那些下流之事是不是一种炒作她作品的巧妙手段？^[80]至少这是批评界所暗示的。这个批

评站得住脚吗？举个例子来说，记者伯纳德·贝（Bernard Bey）讲述了在圣诞节化妆舞会时，有这么一幕，多洛雷斯·高尔丽亚（Dolorès Gorgolia）和她情夫巴尔纳贝（Barnabé）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关系。

这部色情文学选集中的其他中篇小说也一概很粗俗、轻率，如果它们让我们笑了，我们在道德上学到的是做事谨慎。在简单幽默的背后，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是弗洛伊德口中“多形态堕落”的完美诠释：局部的冲动成为主流，比如窥淫癖、暴露癖、恋物癖或者施虐淫兼受虐淫，它最终使得一个奶油卷心菜或者一瓶香槟比爱人的身体还具吸引力。

象征性的类比

有时食物能够替代性爱。狂吃“能多益”^①的人就是这种情况，或者为了弥补缺失的爱，南尼·莫莱蒂（Nani Moretti）^②在他的电影里猛吃蛋糕，得了善饥症的人也属于这种情况。相反，用性爱来替代食物或者女性求偶狂的情况不是那么多。大部分人都会不会偏执一方，都会以相同的程度去表达食与性。

为了揭示吃饭行为和性爱行为的相似之处，我们要回到弗洛伊德所描绘的情感发展阶段：口欲期、肛门期、恋母期等。我们发现，贪婪的人在床上和桌上都一样难以满足，怕被抛弃的人用这两种冲动来填补情感上的空缺，而冲动型的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毫无二致。另外，这种象征性的互相传染是许多根深蒂固迷信的基础，比如有些迷信认为吃猴肉使我们变得机灵，吃酒汁炒兔后会让我们变得懦弱，吃

① 一种食物的牌子。（译者注）

② 意大利演员。

鱼使我们变得聪明（事实上，海鲜含磷很少）。我们不是经常说一个好斗分子吃了狮子肉吗？

为了理清我们与食物和性爱的关系，需要制定一个人物性格的类型学，就像荣格那样。刚刚出版的心身医学杂志赋予四大基本元素相应的性格以及食与性方面的行为^[81]。

火类的人

这是一类享有特殊威信的人物，他一直都喜欢采取主动性；头脑灵活、才华横溢。如果他做过分之举时，会变得暴怒。

性爱。他的口号是“马上”；他有时纵欲过度，有时完全性冷淡；喜欢拥有众多性伙伴。火类的人总是非常关注情感生活对他社会形象的影响。

饮食。他吃饭随时随地、随心所欲。他溜进厨房，尝尝他找到的，即使还没有完全烧熟。他喜欢重口味和一些他爱站着吃的超高营养食物。

气类的人

兴趣爱好广泛、喜怒无常，他喜欢享受完全没有束缚的自由，正如他名字来源的元素那般。他不能容忍约束，他的口号是“一切都是相对的”。

性爱。他不断换性伙伴。好似一只蝴蝶，他喜欢一朵花接一朵花地采蜜，只要感到有情感束缚的苗头就马上飞走。因为爱自由，他换

友如换衣，乐意加入任何形式的冒险。这也是我们经常指责他是机会主义者和道德沦丧的原因。

饮食。他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如果你想试试一道新菜或者你想找一家异域情调的餐馆，去咨询他吧！他对新口味和大胆的组合很感兴趣，即使我们不能总是把他和美食家相提并论。

水类的人

捉摸不透、性情难料、随机应变，像适应河床的水一样，他根据不同情况改变自己行为。像海绵一样，容易受周边人的心情影响，他有点太容易被别人影响了；或者，如诽谤者说的那样，他就是只“变色龙”。

性爱。可爱、温柔，完全能够领会他性伙伴的期待和期许。也正是如此，他是一个完美的情夫/情妇：他既懂得取悦自己也懂得取悦他人。

饮食。在饭店里，他的口号是“我跟你吃一样的”。将就、顺从，他随遇而安。另外，他还是一个有品位的人，知道怎么巧妙地去搭配菜和宾客。他的目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达到和谐。

土类的人

毫不妥协但是有建设性，他的两个主要特征是谨小慎微和稳定。很理性的他总是保持客观态度，遵循事实本身而不由着自己性子走。

性爱。不太喜欢一夜情，他发生关系的前提是要有牢固的情感基

础。要想取悦他，不用诗歌也不用情书。他不喜欢献花，更喜欢有用的东西。前戏时不怎么活跃，但是他喜欢性爱时间的长度。

饮食。他认为“我们在餐桌上不会老去”。当食物很适合大家一起分享时，他能够花很长时间在饭桌上谈笑风生。

总而言之，某个人在餐桌上的一些特殊行为能够解释他在床上的行为。吃得快的人时常会早泄，而慢慢品味的人则恰恰相反。吃饭时懂得循序渐进的人很可能在把玩对方身体时采取同样的方法。

有一天，这类观察被一位电视新闻主持人重新提出，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们能通过观察某人的吃相来解释他的床戏吗？”为了回答他的问题，我们向电视观众提了一些暧昧的问题：

1. 您是到点就吃饭还是仅当饿的时候才吃？
2. 一天几次？
3. 您更喜欢吃得很快甚至站着吃？
4. 您喜欢在床上吃饭还是桌上？
5. 您喜欢调味汁吗？
6. 您更喜欢自己做饭还是把主动权让给别人？
7. 您更喜欢天然的菜还是精心制作的？
8. 独食与分享，哪一个让您感受到更多的快乐？
9. 您有将几个菜都放在同一个碟子里的习惯吗？
10. 您更喜欢用手吃还是刀叉？
11. 您用牙还是用舌头多一点？
12. 您会闭着眼吃饭吗？

13. 吃完饭后，您是高兴还是忧伤？

至于那些可能认为这个测验没有双重意义的人，他们总是可以参考圣经：“正如一个口渴的游客，性爱使我们张开嘴巴，他喝尽所有遇见的水，他朝着性爱走去，将身体交给下流的事情^[82]。”

1.4 夫妻和饮食

最美的爱情故事往往是由两个意气相投的吃货开始的，后来才会产生爱情上的水乳交融和情感上的亲密。当美食只是吸引对方的第一步时，性爱也可以用饮食上的隐喻来表述。例如，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的小说《桤木王》（*Le Roi des aulnes*）^[83]一书的女主人公雷切尔（Rachel）哀叹道，对于她的男伴来说，“将爱情和饮食行为进行类比没有任何可耻之处，因为很多宗教和基督教的圣餐都求助于相似的类比……女人是力量，男人是行为。”雷切尔却完全不敢苟同：“你不是个情人，你是个吃人妖魔。”肉类食物可以表达性爱情感强烈的特征，它用来驱散天生的悲观主义。将在生活中贪吃的这对夫妇连接在一起的隐喻已经宣告了今后床上的冲突。这种“性饥渴”在一些接受治疗的夫妻中也会出现。

当罗兰因为早泄之事来到我的诊所时，我们很确认的是，他将进行为期四年的治疗。刚开始，我们想到的是经典的性冲动：当他想做爱时，他很快解决战斗；当他感到快感时，他想做多少次就做多少次。他妻子玛丽丝（Maryse）也因此很恼火，遂假装插入时有疼痛感。像所有其他病例一样，隐藏在罗兰性饥渴背后的实际是更深层次的问题，而且是夫妻俩的问题。

玛丽丝是位如花似玉的美人，但是她却需要别人来肯定她的美，所以她用取悦和诱惑他人来弥补对自身的不自信。罗兰的一举一动都使她极度消沉，因为罗兰甚至都不愿拥抱她。她感觉他已经不再爱她了，她只是个被利用的工具。在性关系上，数量不等于质量，这一点罗兰始终都不愿承认。事实上，他的问题不是源于难以遏制的欲望，而是怒火和焦躁不安的混杂，这种情感没能得到很好的释放，使得他只有在匆忙中才达到快感。

罗兰在性方面的冲动同样也体现在工作中。这位金融家被同事们尊为同行中最优秀的谈判家之一，因其有着无与伦比的直觉和斗志，也正是这一点才虏获了玛丽丝的芳心。她对强者和平步青云的人都崇拜不已。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发现身为海关官员的玛丽丝父亲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时常出入赌场，不遗余力地“撩妹”；同时，他也交了很多厄运。然而，他女儿寻找的却是安全。罗兰的有钱和强势性格在她看来能够给予她安全。但是几年后，纸糊的城堡轰然倒塌：不仅仅发生在卧室里，就连在办公室，罗兰都开始遭受侮辱，债台高筑。首先，他的反应表现在加大抽烟量，一根接一根地抽；继而，他吃饭时狼吞虎咽。也正因此他才被列为罗森曼（Rosenmann）的A型行为类型^①，这些人有心肌梗死的危险。在他表现出生活方式堕落的迹象之后，来年便患上了心肌梗死。

有时候也会因祸得福：罗兰在他康复期时必要的休息使他重新思考生活及生活的节奏。在疗养期间，我们分析了赫尔曼·黑塞（Herman

^① 医学心理学专有名词“A型行为模式”或“A型行为类型”是由美国心脏病专家弗里德曼（M.Friedman）和罗森曼（R.H.Rosenmann）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提出的概念。

Hesse)^①的小说主人公悉达多(Siddharta)^②的形象,他在女人的怀中和宗教的信仰中寻求幸福,最终他在艄公这个新职业和在岸边的冥想中觅得真知^[84]。罗兰康复期的平静也使得玛丽丝重新找到性爱的时光,尽管医生嘱咐禁欲,但是他们还是偷偷地享受鱼水之欢。

夫妻重拾昔日的和美,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对方是不同的。罗兰想通过贪得无厌的方式达到两人融合在一起的愿望和玛丽丝过度依赖的方式都不属于爱,而只是破坏。

激情变为滑稽有时候只需要一丁点儿东西就够了。在吉姆·亚伯拉罕斯(Jim Abrahams)^③导演的《反斗神鹰》(*Hot Shots*)这部电影里,他将嘲讽《九个半星期》(*Neuf semaines et demie*)这部电影里老生常谈的色情作为消遣之举。瓦莱莉·高利诺(Valeria Golino)的肚脐眼变成一个煎鸡蛋和培根的电磁炉,随着激情的持续升温,她淫荡地吃着一串葡萄,然后是一颗草莓,最后是一块那不勒斯的披萨。

很多夫妻都把饮食变成他们真正情投意合之处。这类结合可以有这么一句口号:“一道叫做性欲的菜。”在《味觉的生理学》(*Psychologie du goût*)一书中,布里亚-萨瓦兰(Brillat-Savarin)提到了饮食对夫妻幸福的影响:“两个都是吃货的夫妻至少每天有一次幸福的时刻相聚在一起,因为即使是分床睡的人(有很大一部分)至少吃饭还是在一张桌子上的;他们的对话每天都充满新意:他们不仅谈吃的,还谈曾经吃过的和将来要吃的,别人吃的、流行的、新发明

① 德国作家、诗人。

② 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③ 美国编剧、导演、影片制作人、演员。

的菜，等等，都是他们的谈资^[85]。”诺拉·艾弗伦（Nora Ephron）更加玩世不恭，他认为饮食迟早会替代夫妻间的亲密：“做饭已经成为对你说‘我爱你’的一种方式，它是最简单的方式，也是唯一的方式。”

[86]

食与性的关系似乎因性交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在性交前、中、后我们都是怎么吃的呢？

饮食和前戏

桌子的布置、吃饭的背景和气氛比任何一切都有助于提前助兴，为接下来的排山倒海预热。在《东镇女巫》（*Les Sorcières d'Eastwick*）这部电影里，杰克·尼克尔森（Jack Nicholson）把长舌妇变成了女巫，之后，他便让邻桌的亚历山德拉（Alexandra）猜测自己的生殖器有多大。这样一来，尼克尔森就能够沉浸在性幻想中。然后，他只要在用刀将苹果一分为二的时候心中想着亚历山德拉，就能感觉到她也被刀刺穿。从象征的角度来看，吃和被吃是对等的，这是伏都教（Vaudou）^①最优秀的传统。平常情况下，那些影射还是比较微妙的。

在文学作品里也一样，餐桌经常是性爱的前厅。在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享乐》（*Le Plaisir*）一书中，饮食被当作是色情的衍生物，而色情本身也要融于性交行为时那醉人的气氛中。邓南遮利用吃饭来构建象征性的背景，为的是多添几笔现实主义色彩^[87]。当玛利亚·费雷思（Maria Ferres）想勾引安德利亚（Andrea）的时候，她把一杯茶变成上帝派来的、猥亵的无声配角：“玛利亚给

① 亦译作“巫毒教”，源于非洲。

他倒茶时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但是安德利亚拒绝了，他要玛利亚直接用嘴给他喂茶。这里的饮茶只是不起眼的装饰品，只要听听玛利亚这句话的力度就能判断出：“你将我的灵魂喝到见底，我感觉自己都空了。”

在莫泊桑的《漂亮朋友》一书中，食物是诱惑的利器^[88]。出版于1885年的这部小说给我们展现了一位靠女人上位的现代男人的故事，笔锋辛辣。这位叫乔治·杜洛瓦（Georges Duroy）的外省记者很会博得女人的青睐，并利用职业之便混入金融业的上层，最终征服了第三共和国的上层社会。乔治最初诱惑女人时，技巧还是显而易见的。他刚开始是和小洛丽亚（Laurine）一起玩耍，为的是勾引她母亲克罗迪尔·德·玛德莱（Clotilde de Marelle），这一切都发生在有一天当四人用餐时，他最终摊牌了。在对这一幕进行描写时，莫泊桑使用所有叙事手法来为真正意义上的勾引做铺垫：

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方桌，桌上已摆好四份刀叉。桌布白得耀眼，像是刷了层白漆似的。两个高大的烛台上点着十二支蜡烛，把桌上的玻璃器皿、银质餐具和火锅映照得熠熠生辉……侍者送来一盘奥斯唐德牡蛎。这牡蛎既肥又嫩，像是有意放进蚌壳中的一块块嫩肉，一到嘴里就化了，同略带咸味的糖块一样。喝过汤以后，侍者送来一盘鲟鱼，鱼肉呈粉红色，同少女的肌肤相仿。酒过三巡，举座的谈兴也就不知不觉地放开了。

稍许片刻之后，满座宾客就直入主题了：

由于第一道正菜尚未上来，大家只得间或喝口香槟，嘴里嚼一点

儿从小圆面包上剥落下来的脆皮。随着刚才的谈话，对于爱的思念现在正慢慢地侵入每个人的心田，渐渐地，人人都沉陷在如痴如醉、虚无缥缈的梦幻中，恰如这清醇的美酒，在它一滴滴地流过喉间后，很快便使人周身发热，神思恍惚，如堕五里雾中……侍者这时端来一盘烤小竹鸡和鹌鹑、一盘豌豆、一罐肥鹅肝及一盘沙拉。沙拉中拌有生菜，叶片参差不齐，满满地盛在一个状如脸盆的器具里，面上好似浮着一层碧绿的青苔……但这些美味佳肴，他们并没有认真品尝，而只是盲目地送进口中，因为他们的思绪仍停留在刚才所谈论的那些事情上，陶醉于爱情的氛围中。

当另一对受邀夫妇福雷斯蒂尔（Forestier）两人暂时走开的时候，乔治说服玛德莱夫人明早和他共进午餐。他把她送回家后才回去。

然后他怀着满心的喜悦，得意扬扬地大步朝前走去。他终于俘获一个女人的芳心，而且是一位有夫之妇！一个上流社会，名副其实的上流社会，巴黎上流社会的女人！事情竟如此顺利，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剩下的故事基本都是一个套路，充满了强烈的现代性。乔治继续表现为一个没教养、阴险狡诈的人。在他对性和钱的渴望以及他亵渎神灵的态度背后可能暗藏的是对死亡的惊恐。玛德莱夫人是受冷落妻子的原型，她想躺在情人怀里弥补丈夫的不闻不问，但是她找到的只是短暂的幸福时光。

性爱过程中的用餐

您觉得奇怪吗？然而这太司空见惯了。比如说电影《苦月亮》（*Lune de fiel*）。在故事一开始就给我们展现了一对情侣的施虐淫兼受

虐淫的游戏，慢慢地，游戏消失了，被一个极度阴森可怖的氛围所笼罩着，最后荒诞可笑成为主导。

在诺拉·艾弗伦的小说中，他使用食物来描写夫妻性关系的不同阶段^[89]。初夜之后，雷切尔试图用美食来留住他的丈夫马尔科（Marco），硬塞给他意大利面条吃。当她发现他和自己的闺蜜有一腿的时候，她把一块柠檬馅饼砸到他脸上，然后说道：“我本该用一块蓝莓馅饼，这样的话他的新衬衣就会完全被弄脏。”雷切尔写了很多有关美食的书，她认为爱情的三个过程和三个不同烹制土豆的方法相似：瑞士人烤的脆土豆与爱情的第一过程完全相仿；当伴侣宣布他该减肥的时候，换句话说，以后餐桌上不能出现土豆，我们一定会把这次宣言理解为结束的兆头。确实，当两人分手之后，一定要听听作者的建议：“我不得不准备土豆，没有比一碟热气腾腾再加一块黄油的土豆泥更适合躺在床上吃的了。”啊，那是当然！土豆也有安慰的功能。

幽默和蜜月

食与性的联系也发生在度蜜月的故事中，“蜜月”这个词就已经勾起了味觉的甜美。下面就有几个例子。

- 这是一对夫妇在拉斯维加斯度蜜月的故事。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参加了一位小丑的节目，小丑用他的生殖器砸开核桃。为了庆祝结婚30年，他们重返赌城。小丑尚在，只不过满脸皱纹，满头白发，他还在表演节目，但是他现在用椰子取代了核桃。当人们问他为什么时，他回答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上了年纪了，看不清了。”
- 新婚初夜后的早晨，一位丈夫问他年轻的妻子：“亲爱的，你早饭吃什么？”她回答道：“你明知故问！”他反驳道：“我知

道，我知道，但是我们是不是还要吃点好的！”

- 一位度蜜月的年轻丈夫在吃早餐时，妻子递上一个巨大的碟子，里面只有一片生菜叶，她说道：“我想知道你是否在餐桌上也像只兔子……”
- 新婚初夜的第二天，丈夫转过身面对妻子，眼里充满失望地说道：“哎，要是你至少能做点饭那该多好啊！”
- 医生认为约瑟夫的性无能是无药可治了，最后的希望就是春药。在朋友的建议下，约瑟夫去了一个面包师那里，因其面包的壮阳效果而出名。约瑟夫说道：“给我 5 公斤面包。”面包师惊愕不已，大声道：“但是……它会变硬的！”约瑟夫就回嘴说：“那就给我 10 公斤吧！”

食物经常成为这类黄色笑话的素材，我们却很少赋予性爱饮食的功能。我们还是提一下贝特鲁斯·波莱尔（*Petrus Borel*）^①的《不道德的故事》（*Contes immoraux*）^②，在这本书中写道，胡萝卜能够让出生的小孩拥有红棕色的头发^[90]。即使一本正经的作家如雷曼（*Legman*）也曾试图劝说读者不要相信世上存在春药一事，但是他还是借一位度蜜月过程中郁郁寡欢的妻子之口做出如下巧妙的回答：“我让他吃了 12 个牡蛎，但是只有 2 个起效了……”^[91]在其他一些情形下，回答通常是残忍的：一位爆乳的妻子向他丈夫俯下身子说道：“你让我欲火焚身”，玩世不恭的丈夫却回答说：“把你的乳房从我喝的汤上面移开”。

也有使用食与性来实施惩罚的事^[92]。一位妻子既不做饭，也无心

① 法国诗人、翻译家、作家。

② 该书有一个正式的标题叫“*Champavert*”，是一本集有七个故事的小文集。

料理家中之事，丈夫感到很失望。他决定用房事来耗尽他妻子，直至死亡降临，其做法很像《极乐大餐》(*La Grande Bouffe*) 这本书里写的。一个星期五晚上下班后，他来到一个餐馆，为了让自己精神焕发，他点了两块巨大的牛排和一升酒，然后匆匆回家和老婆做爱，一直做到周一早上。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办公室，把已经奄奄一息的妻子留在了床上。晚上回家的时候，他感到很疲倦，但是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他发现家里非常干净整洁：地拖了，窗帘也换了。厨房里的妻子只穿一双高跟鞋，戴一个小围裙，正在准备一顿可口的晚饭。看见惊愕的丈夫，她回答道：“亲爱的老公，你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的！”

性爱后的用餐

原则上说，一个拿破仑蛋糕^①总是比一根香烟要好，但是不能过于绝对化，还要取决于我们赋予食物的是恢复体力还是安慰的功能。第二个特征时常出现在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②《唐娜·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Dona Flor et ses deux maris*)^[93]一书中。女主人公唐娜·弗洛尔是位寡妇，可以说很坚强，没用多长时间就从没教养的丈夫瓦迪诺(*Vadinho*) 的逝世中走出来。唐娜喜爱美食，喜爱纵欲，喜爱所有的赌博游戏，把她丈夫的钱全部挥霍完了。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唐娜嫁给了当地的一位药商。然而唐娜却很难抹去心头时常浮现的怀旧之情，她突然很怀念前夫的粗鲁，前夫的阳刚气质，这与药商的循规蹈矩截然不同。有一次她产生幻觉，见到自己死去的丈夫在吃饭，于是就哀叹道：“我再也尝不到他嘴里生洋葱的味儿了。”她甚至幻想自己在给他做柠檬螃蟹加薯条，这是他最爱吃的菜，她想象他感谢的方式，只有他才会以这种方式感谢自己的老婆。

① (是一种)法式千层酥。

② 巴西著名作家。

我们在谈及性爱后的用餐时，对感到满足的夫妇和感到沮丧的夫妇要有所区分。我们遇到越来越多的善饥症患者，他们多是因为深层次的性不满造成的。

3年来，安妮-路易丝（Anne-Louise）因为性欲得不到满足，心理上对男人越来越仇恨，饱受严重食欲过剩的困扰。她24岁，漂亮，给人无忧无虑的感觉。即使和交往了六个月的年轻意大利人卡尔洛（Carlo）在一起时，情况也没好转。她来自于芒通（Menton）^①，而小伙子来自圣雷莫（San Remo）^②，为了见面，他们经常要去对方的城市。甚至于事情正在往更坏的方向发展：她不仅指责卡尔洛是她食欲过剩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把自己轻而易举地带入不断升级的性爱之中。卡尔洛让她先跳一支脱衣舞，然后一起看黄色影带，为的是燃起性欲。安妮-路易丝总结道：“天下乌鸦一般黑。”

我的观点却相反，我认为她把自己的问题投射到别人身上，不怪自己贪婪，却把责任推卸到她责怪的男人身上。她认为自己食欲过剩是由于性欲得不到满足引起的，这种说法我觉得完全站不住脚。尽管安妮-路易丝仇恨男人，她坚决反对同性恋倾向，宣称自己是讨厌女权论的人，还希望自己只生男孩。拒绝，性欲，理想化，在她与男人关系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呢？在我的要求下，她向我谈了她父亲的情况，她五岁时父亲就过世了，当时他喝得酩酊大醉，最后被他狼吞虎咽吃下去的食物给噎死了。女儿就像父亲一样，在吞食、填饱肚子的时候寻求内心的平衡。她父亲靠的是喝酒，她自己靠的是吃饭和情人，想利用一切手段榨干精力的精力。

① 法国海滨城镇。

② 意大利西部海岸最西边的城市。

厨艺，俘获芳心的王牌

美味佳肴不仅对性爱有促进作用，还会令芳心和男女间的情感激情澎湃起来。《巴贝特的盛宴》(*Le Festin de Babette*) 取材于卡琳·布(里)克森 (Karen Blixen)^① 的中篇小说，这部电影的女主人公斯蒂芬·奥德兰 (Stéphane Audren) 生活在北欧的一个修道院里^[94]，因宗教的羞耻心而情感闭塞，多亏一顿难以忘怀的晚餐，激发了她的情感。身为政治避难者的巴贝特给玛蒂娜 (Martina) 和菲利帕 (Philippa) 这两个姐妹做佣人。在青年时代，玛蒂娜爱上了一位轻骑兵中尉，但是他为了自己的事业抛弃了玛蒂娜，娶了一位索菲亚皇后 (la reine Sofia) 集团里的女贵族。而菲利帕的音乐老师阿希尔·帕潘 (Achille Papin) 爱着她，她却一直犹豫不决，直至老年还是处女之身。刚刚中了彩票的巴贝特决定重温她曾经在一个著名餐馆当大厨准备盛宴的美好时光。她将所有钱都用来购买食材，有些货还得从巴黎购置，这违反了修道院由来已久的清规戒律。然而，精心装扮的餐桌，硬挺的桌布，由乌龟汤、鱼子酱、鹌鹑和几瓶武若 (Vougeot)^② 地区的红酒组成的菜单，这一切都让客人想起本应该发生的性爱之事。起初是美食的盛大节日，最后变成一曲对爱和友情的颂歌。

在薄伽丘《十日谈》一书中，餐桌不仅仅是风流韵事的前奏^[95]。第五日的第九篇讲述了富甲一方的贵族费德里格·德格里·阿尔贝里 (Federigo degli Alberighi) 因为没有得到心爱的女人而挥霍所有财产的故事。最后只剩下心爱的一只隼与他为伴。当仰慕已久的女人最终同意和他共进晚餐时，他杀了隼，因为实在没有可以招待客人的了。

① 丹麦女作家。

② 法国科多尔省的一个市镇，属于博恩区 (Beaune)。

这个不幸的男人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女子刚刚成为寡妇，只因她儿子想要一只隼才答应赴宴的。然而，女人被他的故事和慷慨感动了，决定嫁给他。也正是如此，餐桌可以成为美妙爱情故事的起点抑或终点。

1.5 性爱中的同类相食

所有原始社会都能见到这种现象。尽管它带有象征性意义，但同类相食的源头可能是为了弥补动物蛋白质的缺乏。在一些史前部落，折磨完囚犯之后还要吃掉他们。不管事实是否如此，16世纪初的基督教探险家们就是这么讲述的，他们叙述了四个恐怖之夜，多达8万囚犯被用来祭祀，随后就被一群饿鬼给吃光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类相食的象征性功能盖过了它补充营养的功能。曾经只是一种行为方式的同类相食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我们把性欲旺盛的伴侣说成“真是如狼似虎的女人”！还有一种说法“令人垂涎欲滴的小母鸡”^[96]更具有挑逗性。天主教徒们在吃圣餐时会体会到耶稣肉体 and 血液的奥秘。一些原始人更加世俗地认为吃掉一个人就能获得他的品质。这正是发生在著名探险家利文斯顿医生身上的事：利文斯顿死后，他最忠诚的两个佣人吃了他的一些器官，为的是尝试重获利文斯顿的力量和勇气^[97]。

但是人类学家马丁·哈里斯（Martin Harris）^①提出疑问：“现代社会不断寻求更加完美的方式，那就是在战场上杀人如麻，他们认为同类是用来杀戮的而不是用来吃的，那么人类怎样才能生活在这样

① 意大利人类学家。

的社会呢？”^[98]很明显，比起在行为过程中控制这种侵略性，社会法则更容易在十恶不赦的行为之后进行赎罪。只要读读《伊利亚特》（*L'Iliade*）就能明白筹划葬礼要比阻止战争更容易。

肉体的快感

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认为，在婚礼习俗和食物禁忌方面存在着明确的关系，从而衍生出做爱和吃饭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相似性^[99]。在他看来，谈论性爱时使用的大量有关美食的暗喻就能说明这一点，也能解释为什么在这些说法中，基本上总是男人扮演着吃的角色，而女人是被吃的对象。我们说一位好追逐女性的男人是“小鲜肉爱好者”，说一位美女是“秀色可餐”。如果“少妇”受到老天爷眷顾的话，她会被看作“猪腿”。爱一个人，同样也有“啃食”心爱之人的欲望，更不用提象征男性的铁钎，我们会把象征女性的肉放在铁钎上面烤^[100]。或者当我们每次无意识地说“我要吃了你”，这句话里面也包含吃人的成分。我们只是通过此类表述来重提一些古老的原则，它们界定了“自我”的界限，将自我融于他者的古老愿望。薄伽丘的《十日谈》通篇都带有轻微的食人欲望^[101]。我们甚至看到有人吃人心，这是古列尔莫·加斯塔诺（Guglielmo Guardastagno）爵士的心。古列尔莫·罗西廖内（Guglielmo Rossiglione）爵士的妻子爱上了加斯塔诺，他因此心生嫉妒，于是就把加斯塔诺的心给他妻子吃。她吃得胃口大开，还以为碟子里面是野猪的心。更糟糕的是，在变态丈夫的要求下，她还对这份菜肴做了点评。你们现在应该知道《玫瑰战争》（*La Guerre des Roses*）^①这部电影的导演是从哪儿汲取了灵感。同样，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薄伽丘笔下这部中篇荒诞故事拍出一部电影。在

① 1989年一部美国的黑色幽默电影。

这部小说中，老实人纳斯塔基奥·德格里·欧蕾斯蒂（Nastagio degli Onesti）设计了一场盛宴，为的是惩罚拒他千里之外的巴尔罗·特瓦威尔萨若（Paolo Trauersaro）爵士的女儿：“他让人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晚餐，然后命人把桌子搬到松树下。”他要对这个少女进行的惩罚众人皆知：他逼她看一位黑骑士的鬼魂追杀一位女人，然后一剑一剑将她开膛剖肚。

维尼西·古拉多·吉安·菲利亚兹（Vénitien Currado Gian Figliuzzi）杀死一只仙鹤后让厨师火烤并且精心烹调的故事更具讽刺意味。这道菜太可口了，以至于西西布（Chichibo）的爱人布鲁特尼（Brunette）不满足于一只鹤腿。她就敲诈他：“如果你拒绝我，我就不跟你玩‘游戏了’。”我想不用太精明，就能猜到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也能因为爱情而狼吞虎咽。刚刚二十岁的依莲娜（Hélène）已经超重 12 公斤了。她发疯似地很快吃光了几袋薯片和几包爆米花。她的所有行为都表现得很冲动。她打开烟就像小孩打开圣诞礼物那样，拿烟时也是那么地迫不及待，急匆匆点上，放到嘴里，还不断轻轻地咬。在性爱时，如果不是纯粹的性幻想，依莲娜也只图一时快感。我们得承认她因不讨人喜欢的身材而吃亏。当她决定让我们读她的私人日记时，我们发现她偷偷爱上了妹妹的男朋友，她多次在日记里写到，这种事会让自己内心十分纠结。

依莲娜的例子很明显只停留在形象层面，爱情里的相食有时候会有一些具体表现。艾格尼丝（Agnès）是我另外一位病人，她向我讲述年轻时一次晚会的遭遇。她最好的朋友和一位男生在跳慢狐步舞，这位男生却借此机会吃下了她一只钻石耳环，之后就溜之大吉。令人

更加惊讶的是，大西洋彼岸的恋人们，居然男方有送给女方可食用内裤的怪癖！这种内裤很方便，唯一不好的地方是不经用。

一些身体的部位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阴茎和乳房的中轴线很容易识别出来，同样，嘴和阴道的相似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布里亚·萨瓦兰让写道：“一些结实诱人的身体应该用牙齿来分割，口水和其他口腔液体包裹着它们，舌头挤压着将其顶到上颚，为的是挤出满满的、美味的精华液，味蕾很欣赏这种味道，于是乎，给嚼碎的身体一个必要的通行证，让它进入胃中^[102]。”嘴的吃饭功能的细致描写将我们带回我们动物性的源头。但是，就像这些话所见证的那样，嘴同样也表达入口和出口的意思：“罗纳河的出口”“火口”“大炮口”“窖井口”。

在《性学三论》这部书中，弗洛伊德解释说，与嘴黏膜各种形式的接触都有着调情的重要价值，即使还没涉及生殖器部分^[103]。也正是依据这点，这位心理学之父才提出了“性早熟构造”这一理念，也就是所谓的性成熟前期。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与他吃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来研究这个人的性格。比如，贪婪代表了弗洛伊德所描绘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口欲期。同样的道理，肉食性格的人将最原始的咬的功能变成其生活风格。一些好吃的人与嘴保持着活跃的关系，但是没那么富有侵略性。还有一些成人在建立各种关系时和他们吃母乳一样那么被动。他们的情感生活和社会生活更多是被动的，他们将主动权让给了伴侣。只会被动接受男人的女人就属于这类人，不做任何积极的参与。

一些人认为在性关系中用嘴是手淫形式的放大化，而还有些人认为这是性爱全过程的前戏。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口的色情功能

能够在美食中得以升华，或者至少说，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他们无法有意识地在手淫和前戏这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我们很清楚，胎儿的味觉在子宫内的早期就发育了。嘴是母子最初接触的主要载体，一些专家认为，正是在嘴过渡到乳房的空间里才产生了自我和非自我^[104]的冲突。在一些厌食症患者中，诺埃尔·沙特莱认为嘴和肛门是身体活跃的器官，剩下的只是被看作一个管道^[105]。但是在一些谵妄病人那里，他们混淆了容器和容器里被装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他们确信身体（容器）是病的；相反，厌食症患者认为食物（内盛物）是不好的，因此嘴应该拒绝食物。

如同大部分等级制的机构，身体在我们的想象中是以垂直形式展现的，所有横膈膜以下的部位都与我们最原始的冲动和最粗俗的需求联系在一起，而智力和理性位于横膈膜的上方。只有嘴是特殊的，它处于一种难以界定的区域，最终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就像贪婪一样，嘴处于我们原始冲动的中心区域；另一方面，嘴承载着语言，是我们社会形象的镜子。这就是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一些腼腆的情侣不敢在一起吃饭，因为吃饭就会暴露我们最原始的孔穴器官，即嘴的本能特性。

我们之前提过《十日谈》，在所有文学中也都能寻到同类相食的痕迹。在《泽诺的意识》（*La Conscience de Zeno*）一书中，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①写道：“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我搂着卡拉（Carla）的脖子，然后就开始吃她。我在她脖子上留下伤痕的时候感到一种疯狂的快感，而她的脖子就是不流血。她的皮肤一直很苍白，她微微弯

^① 这个是大器晚成的意大利犹太商人兼小说家埃托雷·施米茨（Ettore Schmitz）的笔名。

曲的脖子完好无损。卡拉倒在我的怀里，好像并没有因我的撕咬而感到痛苦^[106]。”在文章后面，食人的梦又被提起，这回是一个小孩，他梦见自己拥有一位身着黑衣的金发女郎，大大的蓝眼睛，白皙的双手，一双小脚穿着系带的皮鞋，他从头至脚一口一口地把她吃完了，但是他并不是出于性才吃她的。

未成年少女洛丽塔（Lolita）也激起了中年男友想吞噬她的冲动：“我对大自然的唯一不满就是不能把她像手套那样翻过来，然后用我的舌头去舔她未发育的子宫、她如珍珠般的肝、她未知的心脏、一串串蓝色葡萄般的肺、还有一对完美的肾^[107]。”但是真正将美食与人物的性幻想连接起来的是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①死后出版的故事，书名叫《美洲豹阳光下》（*Sous le soleil jaguar*）^[108]。作者将自己想象为一位典型的男性食客，他甚至还很大胆地虚构被情人吃掉的角色，很多男人都怕演：

“你不吃饭吗？”奥利维亚（Olivia）对我说。她好像只把精力放在享用她的美餐上，注意力和以往一样集中，而我呢，就专心致志地看着她。此时，我正在想入非非的是她牙齿扎进我肉体的感觉，我感到她舌头把我顶向上颚顶部，用口水包裹着我，然后用虎牙的牙尖推着我。我就坐在她对面，但是同时我感觉我身体的一部分，或者我的全部都溶在她嘴里，一片一片地被撕裂着。情况也不完全是被动的，因为当我被她咀嚼的时候，我也感到我对她产生影响，我把她乳头所感受的全都传递到她的身体，好像是我促使了她每一次的颤动。这是一种完全相辅相成的关系，它将我们连在一起，一起卷走。

① 意大利当代作家。